

波斯鉅藏

甲

天道門

共十

1490
10-7



天道門

十天地萬物性情

萬物化生

物通塞

郵傳

世實心實政

一律曆

附曆數
閏法

十一觀物

筭數象數
元會運世

十二法天

事夫畏天
人事慢天

十三園圃

世文具

質文

二陰陽

十三變化

十四敬天勤民

世門戶

世君德

道德德行

三太極

無極

十四消息盈虛

十五福善禍淫

德受福

世草木

南草

世君德剛健

四五行

十五元亨利貞

生長收藏

世令節

世江海

潮汐

世剛柔

偏剛偏柔之失

五閏朔

十六四時

世祥瑞

世山嶽

世聰明睿智

六三才

一身乾坤

十七形氣

浩然之氣

世災異

警災弭災
灾祥

世君道門上

君道門上

世智仁勇

仁明武

七璣衡

天文

十八中和位育

世朝鮮

世君心

正心儒者德

世通塞下情

伸理冤枉

八乾坤

天地

十九參贊化育

裁成輔相

世都邑

遷都中土

世聖學

君德成就

世君道

九天地

擇吉拘忌

二十天人相與

感應

世道路

閑驛

世帝王文章

世帝王文章

世王道王政

天德王道



四 治體 治具治序 總攬權柄 五 更張 治革損益 六 遊幸 佃獵射御 七 轉亂興衰 中興

三 立志 勉強力行 四 紀綱 五 元始 元年 六 不貴異物 不作無益玩好 七 色尚

三 儉德 四 一 五 謹終始 六 王霸 王伯之下皇帝王伯之名 七 治亂 否泰相仍亂極思治

三 奢侈 五 名分 五 偏私公私 六 三代漢唐 漢唐宋魏 國號 名號

四 治道 治安求治 五 經世大法 法典規模 六 詔令 六 正朝廷 七 隆替兆朕

四 治體 所尚 五 政教 五 寅畏 警惧 六 創業 驅除肇基王跡 七 多難興邦

四 治化 五 操要御衆 六 逸豫 怠惰 六 守成 七 制治未亂 保邦未危

四 恩德 報恩濟人 五 簡易 六 無逸 六 天下大器 持守 七 居安思危 保治

四 積德累仁 久於道化成 五 不親細事 侵越 六 箴警 六 揖遜征伐 革命應天順 七 未然之變

四 反己自修 五 獎瘼 六 封禪 六 正統 嫡庶 七 自取禍亂

七 禍亂 時危

七 播遷 寄公從亡



天道門 附曆數 閏法 律曆

律曆

五刑曰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日月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
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辰百工必順其時
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百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
又曰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二十八陰之策二十四奇耦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則陰陽之
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者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
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法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
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數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
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

曆

郭守敬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
間因循乖次而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
月行者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食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天嘉鳳始悟以朔望及
弦望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通有
表裡五星有遲速當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大寅元曆頻采旧儀始用定制又
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許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卒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
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
悟食甚之餘差數以上計千八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初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且改治新曆
矣

一 法閏

〇

皇極內篇曰浴下閔言數百年內當差一日何承天遂立歲差法其後亦不定獨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

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之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合三始以位則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三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三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錯以柔之以生數演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為爻卦之統五十為大演之母成數求生數其美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美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善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又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演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夫數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善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者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揀之以四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為二微之積四十五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極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倍乘之倍大演除之凡三百四十四是謂刻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行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實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陰之象一柔二剛少陽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無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演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序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以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以終合通大演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十分復初之朔也地於終極之際虧十以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道守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每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二揀

曆律

之分七十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千九百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多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終二百五十五小終而每卦運大終二百五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既合而遞行之 在乎其間矣所謂遞行者以爻率乘朔餘為十四萬九千七百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虛之復以爻率約之為四百九十八微分于五太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之有四十九者凡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遞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十三為朔餘四揀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遞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為氣餘歲公萬九千七百三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百二十而無餘合于夜半是謂節率歲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而太餘身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則十有中而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節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虛三五弦望相距皆虛三七升降之應發歛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裡之行眺眴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曆者天地之大紀

曆

法閏

六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曆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十分分日之七十三願晉并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定皆身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又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欲附會於緯文七日來復則不經甚矣茅自冬至初中季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離震兌二十四氣吹主一又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蒸返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慶旁震功究焉雁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極於正北而天澤之施旁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陽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爻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

易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楊氏釋之曰相生相克者五行之自然水上火下相克之義也澤中有火則相息必矣然不有克何以相生不有革何以相因君子視革之象知天地之屢革也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革其革也如此於曆數以推之即時氣以明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無他治曆以明之也○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月事正則其他可推

呂祖謙曰堯命羲和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逢天時皆以欽敬為主夫天每月五星之運雖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數以稽之有曆以紀之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无不恆甲乙以審而日无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无不著是曆者所以紀歲月星辰之數而以合天者也斯皆天地之自然非假知智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眇躬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夫曆者所以正天時授民事也非曆則禮失其節刑失其時以失其道也告朔饋羊之儀古與作之事皆恆於時日鍾律大小之別聲音清濁之分皆宜於月令慶賞誅罰之典於別黜陟之采皆由於考績故不治曆則晦朔差而日月易寒暑紊而節序錯其何以正天時而授民事也是以曆之治否而其國之興廢可知也軒轅作而甲子建九氣亂而孟陬殄頤頤而攝提貞三苗擾而閏餘乖堯舜授受而七政齊湯武革命而曆象明三季之衰義和廢春秋之際晴人故以至世莫不皆然太初初於武帝四分差於桓天唐之宣明宋之崇天或用或廢而更改不常推步者不勝其紛紛然矣○朱子曰古今曆象只推其得而陰陽消長分界耳谷應泰曰古今改曆者无虑數十家由黃帝訖秦凡六改由漢初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源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漢太初以鍾律唐大演以著象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最盛明太祖兵元年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曆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曆元大約錫名雜珠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革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鄭善夫周濂周相諸人尚官修治則有童軒樂謙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諸人志切構籌事同謀室人之異說旋復報罷迄于萬曆西儒來噴

曆律

繼軌迭至一時家律曆美之說迥出尋常然與天會李之藻既推轂于空陵徐光啓復運筮于曠廟周句京斯允稱其盛闡微析幽思出象表雜使揚子談玄洛下握美况以及此○朱子曰太玄分曆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贏固不足章帝元和間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註三正者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日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色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尚白正月萬物始芽甲而出其色皆黑入得加工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春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歲成之義也○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月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

程子曰古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堯時謂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子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為一技之事而身政分矣○朱子曰曆數微妙如漏安洪濶先後天一脈

朱子曰今之造曆者先立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又曰曆代諸家做得其實差數三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系與十文修一料乘其不能治病一也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按五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矣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美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期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星辰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止於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雜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古人曰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律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故用天因地揆時施政須諸明虛以為民極帝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雖然知曆之理然後天之運可默而通也明曆之法然後天之數可考而知也以理而推法法不精矣以法而參理理不契矣

法閏

陰陽

朱子曰本義謂伏羲作曆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在天地間無限事來○各正性命陰陽之分係合太和陰陽之冲氣○天地間別有甚事只是陰分陽兩箇字

朱子曰世間百千萬般底事物有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物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取諸物而知理之所在物无三才之道默會于心要不出於陰陽二端相變而已

朱子曰世間百千萬般底事物有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物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固于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定吉凶是陽成宜是陰○朱子曰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程子曰陰陽於天地无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泰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无也

朱子曰陽居左而以生青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居右而以陰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係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胡五峰曰觀

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楊誠齋曰他卦不言戰而乾獨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月之交陰賊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疑於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以語陰陽相薄之語不為虛設矣

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子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朱子曰陰陽不可分先後說○又曰陰陽生殺固无間斷而亦不容并行

邵子曰人君代天理物常以扶陽抑陰為務其所謂陰陽者本非專指天地之氣也日用事物之間无往而非陰陽也即

心術而言則天理陽而入欲陰也。而國家而言則朝廷陽而宮禁陰也。而人物而言則忠賢陽而邪佞陰也。○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况窮者，寒暑是也。

造化之功不出於陰陽，陰陽之數奇偶而已矣。陽之數奇，奇者猶陰之數偶，者對推事物則奇為寡，合為特，立為先，助而其類為君子，偶為附庸，為多援，而其類為小人，情喜利者多，而義者寡，故无不慕偶而諱奇也。○盈天地間

二氣而已，陽大陰小，陽尊陰卑，陽淑陰慝，陽生陰殺，雜其對待之大分而立，而不能相先，而至於流行運用之際，則其大而尊者常勝，而小而卑者常不勝，淑而生者常感，而慝而殺者常微，此後為得其道，而无陰疑之戰，之患，有品物生殖之四焉。然而陰陽不能自和，立一時主張世道之人，有以盡其調變之方，然後乃能致之，此裁成輔相所以為人君之職。○

朱子曰：陰陽之理有會處，分上處。李延平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成者，色者莫不分條於陰陽。○又曰：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矣，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此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偶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此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天地統是一箇火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亦然。吳臨川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似虛，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亦似似實，實此其形疎通如肺氣，升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合曰動，剛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陰虛陽實者，偏說也。○朱子曰：天地間无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无物不然，无時不然。○又曰：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陰陽一箇間一箇輟去是也。○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接也。說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也。○又曰：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乎而陽覆乎而陰，呼則為

陽，吸則為陰。○又曰：楊龜山過黃亭，唐李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圓字，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說極好，易只是陰陽做出許多般樣。邵子曰：按易自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自姤至坤凡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蔡九峯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逆順，醜妍靡物不尔，无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間，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陳北溪曰：禮運云：人者陰陽之交，鬼神會此，直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體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目之視，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朱子答何巨元曰：天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陳安卿曰：夫子溫而厲，威而不極，恭而安，往云：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密嘗曰：其言而分之，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極者陰之順，恭者陽之安，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以偏指也。

陽之剛感者陰之慘，不極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以偏指也。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精互藏其宅。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互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又曰：陰陽是氣，後有此理，便有此氣，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只就身上體看，後謂顏不是陰，便是陽，密嘗在，在這裡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箇便是陽，縱退便是陰，意思總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箇一靜便是陰，陽伏義

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取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象理於是條錯為六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又未後聖人又條許多辭
在下
胡璽峯曰夫子於乾坤初又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坤初曰陰始起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
表
隆山李氏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無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顯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
救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救小過之弊也

太極 附無極

太極

山陽度氏曰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无乎不在而无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言亦無聲臭之可說學者
求之其將何以致不過此心而已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也感而遂通喜
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流行也○无極二字始見於老子
朱子答陸九韶曰不言无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无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
○又曰那箇滿山青黃碧綠无非是這太極○又曰至德天地萬物之程便是太極
邵子曰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蓋心即道、即心朱子所謂心之程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是也
所謂太極者何夫形而上者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其實一物
也无方无形狀在於无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於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濂溪周夫子恐學者
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著无極二字以明之陸象山語公以屋上架屋譏評不已殊不知无極是死亦太極是有理不言
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无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伏羲畫易文王之演易未
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周公象易孔子贊易未嘗言无極而濂溪言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朱夫子雖辭而辨
之廓然而二陸膠守前見終不快釋今天下尚有所謂陸學者別立門戶展轉深痼終不免異端之歸此所謂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惜矣我東真儒輩出學術雖辨他歧而向有講理不精登於高遠孫曹兩公乃以无極二字歸
之虛无寂滅幸賴晦齋李先生及霞川陳諱切提論闡明道體破異說其曰此之虛、而有彼之虛、而先此之虛、而
感彼之寂、而滅老子之言有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以有無為一者明白痛切先復餘益之言著說蓋有據前人
所未發者至今偏方學者尚知儒釋之向背而未嘗以无極太極歧之先生之功不亦輝歟
前則考亭朱夫子與二陸辨後則晦齋李先生與孫曹辨寒岡鄭公彙為一書題之曰太極同辨而月沙李

太極

公作序焉

吳臨川曰朱子釋太極圖云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之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蓋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先動靜也○朱子曰太極一分開即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事物

朱子曰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如人跨馬相似馬所以載人所以乘馬之出入亦身之出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又曰太極只是極至更无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說去處无極之无有箇極至之理○又曰太極是箇藏頭物事動時屬陽而未動時又屬陰了

又曰如一本生上分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不空窮到得成果子裡而又有生无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无限箇太極更无停息只是到成事實時又却略小歇也

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並至於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存心亦然○又曰五行一陰陽之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列生三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无極而太極本无極則非无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无極也○又曰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

朱子曰若先太極便不翻了天地又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向无極太極本非兩物曰无極而太極而无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无矣太極本无極則太極之體冲漠巨朕不可謂之有矣

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有一太極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至好底表德又曰易有太極便是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為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為八卦自八卦總為四象自四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而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頓放是无形之極又曰太極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天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

太極

真西曰極者極至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无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有一理只有此理耳

朱子曰原極之所以得在蓋取諸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曰之又謂之无極者所以若天地无聲无臭之妙也

饒雙峯曰太極蓋天理之尊稱極者至極之義樞極根極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圖闡不窮而此理為闡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男女萬物生不息而此理為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根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為之根根為之樞樞為之極極為之極太極者太極以加之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根根大樞樞也此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无形狀无方所故周子復加无極二字以明之其无樞極根極之名宗為天下之大樞樞大根根也

無極

黃勉齋曰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為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為象木之德會四方之尊仰而氣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惟訓為至而察則以有方所示狀而指名也惟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象理之德會萬化之本源而氣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字則其尊而先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而名是理耳又曰太極非无極之出无入有身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于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

山陽度氏曰始讀晦庵所釋太極圖始知所謂上之圖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示而其所謂上之圖者帝在守其中蓋本然之理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化而生五行水火金木土各具一圖者所謂分而言之圖一太極也水而不火火而金復會於一圖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其下一圖為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三圖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

三

謝方叔曰道之大源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內蓋混然一太極也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畫八卦天地鬼神之真萬

事萬物之理也。此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旨，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寧壺者，以是黃帝禋禘取乾坤至
共者，以是夏連山商啟厥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宗同太極也。
謝方叔曰：六爻之中，五上為天，四為人，初二為地，從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故周子於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
乎！斯其至矣。夫此周子作論之本意也。中與以未復有考亭先生著書，立言和淑，後學其本義，廢虛諸書，皆所以闡揚于太
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陽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先其卑則周子元極而
太極之意，亦駕虛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元極，則周子太極本元極之意，非置床加屋之說也。○問：列子所謂天地之中
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朱子曰：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窟窿便是極。○又曰：太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
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无一箇物似宇，泰大四方去，元極上下去，元極是多大，无一箇物似宙，泰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
家心下，須常認得底意思。

通書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動靜，立人極焉。饒漢峯曰：中正行義名，雖有兩宗，則一太極之流行也。故中者動而元過
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中見於事，正主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者，定有樞車之有官，軒天
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育所以流通于物，我而發揮其功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體而達於用
者，仁之事也。義者主於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銜周乎彼我，故動極而歸於靜，用畢而及其體者，義之事也。二者中正樞括
而極之妙用也。四者在心，動靜周流如環，无端尔，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此是極之理，根於所性，其體本具而靜苟有
一毫之私，慾雜乎其中，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之體已失其正矣。
乾道中朱子如湖南見南軒，贈行詩曰：遺絳袖，釋心事，兩洞鑿超然。會太極，服底無金丹。朱子曰：昔我抱冰炭從
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无復何存。惟應酬，跡處特達見本根。其往復而深契者，太極之
上旨也。

五行

真西山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遺，其理賦於人而為序，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
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共，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自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此
之性不心敬用之，則貌文慢，言文悖，視聽則昏且空，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事言，莫切於此。
故居五行之次。○陳北溪曰：木身木相，磨則燧，金身火相，磨則流。○五行之性，切於文墨。

漢書五行志曰：金失性則有白首白祥水失性則有黑首黑祥。○水浴故益於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良，木茂故華為五色，金
堅故床為五拜土和故澤為五味。

五行

唐志曰：五行見象於天，為五星，分位於地，為五行。行於四時，為五德，稟於人為五常，用於人為五材，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
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為五行。○陳北溪曰：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澁重。

監鐵論曰：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紐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龍有各材之林，北方水而北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
所以均有元而通萬物也。○五德之運，黃赤白往黃。

夫五行萬物之本也，其寓於人者，為藏為官，為神為骸，為事為常，而後一身得而生，其高於天地者，為時為氣，為日為星，為
方為辰，而後百化得以興，其寓於物者，為形為材，為拜為色，為臭為味，而萬類得以成。五行之說，大夫入君所以承天心，正九疇
灑庶績也，少皞以是命五官，大禹以是叙彝倫，箕子以是陳洪範，其用水火木金土其體，見言視聽思其行，甫又推謀聖其
答在俗，豫志蒙其復，妖孽祥生，皆禍痾。

四

班固曰：虎通曰：五行為天行氣之義也。水之為言，進也。陰氣沾濡，任生木，之為言，辭也。陽氣動躍，也。火之為言，委隨也。土化也。萬物
布施而變化也。金之為言，禁也。言陰始起而禁，止萬物也。土之為言，吐也。主在中央，吐含萬物也。
水火積形之成于地者。

夾際鄭氏曰說洪範者皆謂其子本河南洛書以明五行之吉列向初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以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萬物之理不雜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无方雜固為大矣而雜中有水坎固為水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乎况固得木德而有赤鳥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耶豈得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因於五行之珍乎豈其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寵因於五行之珍乎如是則五行之德人甚於三八矣

閏朔

呂東萊曰斗指丙辰為閏非辰之正月无常建為閏非月之正中氣不在閏非氣之正○閏者曆之樞也左傳閏不告朔非禮也齊時政也閏以正時以作事以厚生○三年一閏天道終也閏月无中北斗邪指丙辰之間○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乘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時序則不愆乘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則民則不悖杜氏曰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故非禮也夫晷之月三百六十六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氣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丘濬曰古今論閏法不出此三言陳氏曰閏之為閏雖非天道之所有而亦人時之所不可无使天每日月之行氣朔之有餘不足而不置閏而歸之則時且不安歲且不咸何以示信於下使及時茲事乎然則閏之有係於天時人事如此治曆者庸可不盡心哉

朔閏

三才 附一身乾坤

繫辭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無三才而兩之故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漢上朱氏釋之曰天地人三者一物也而謂之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地柔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三才無三才而兩之故六無之者天之道無陰身陽也地之道無柔身剛也人之道無仁身義也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故三畫有重卦六即三即一也○康節曰指節可以規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

才三

身一

楊誠齋曰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程子釋之曰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動則分了天為上分了地為下無三才而兩之故六也○邵子曰日月為心月為胆星為脾辰為腎藏也石為肺土為肝火為胃水為膀胱府也

或曰無三才而兩之如何分朱子以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西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畫各自看則上身三是天五身二為人四身初為地又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在曰德地看也

坤乾

六

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剛柔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其宗則一而已漢朱胡氏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所受於天之理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是以無三而兩六畫成卦以立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誰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存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平菴項氏曰乾坤六子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察乎此則天地身我並生萬物身我同體○說卦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漢上朱氏釋之曰麻者形用坤之圖也寤者形用乾之圖也

韓昌黎曰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間者謂之人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

朱子曰三才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三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无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於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亨運者常運于上頽運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无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

程子曰身之上百理具備首在上故為陽胃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像天有五形亦有五藏心也着些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煩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煩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夫人身每天地造化无有不同處故曰天一向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倫是知人身之中亦具一天地矣

紫中行曰八卦之象反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精之為道德性命粗之為形色拜容內之為視聽言動外之為君臣父子大而至手足微而至於爪髮皆不越乎八卦何物也太極也太極何物也至中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徒知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渴飲飢食每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天之所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廣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天地日月岳瀆微而虫魚鳥獸草木幽而鬼神之神明而事變之迹亦並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以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媿於身明无怍於人直每天地相為終始是則豈直侯不惑而已

胡復湖曰易上徑以天道為主具人道於其中下徑以人道為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准取為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夫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渴而不升百病侵凌矣故上下徑皆以坎准為終焉

易曰屯元亨利貞中溪張氏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天地萬物之大備於四體之微心脾脾胃耳鼻口象乎日月星辰暑寒晝夜者也膀胱肝胃血肉髓骨象乎水金石

才三

兩風露雷者也惟其參天地育萬物也故天地萬物之所以參所以兩所以育者在於方寸之地以心而宰萬物以一身而備萬化○借甫面貌假甫形骸美九餘暇往來

陳安卿曰夫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註云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竊嘗曰其說以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想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无不安則地之道也

才一

坤乾

璣衡 附天文

真西山曰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拂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陳雅言曰璣衡者在器之天也七政者在天之天也在天之天不可得見而在器之天所可得而察何莫非聖人心術淵源之所寓

精神流通之所及豈可以淺窺哉身亮之欽若一心也○邵子曰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列傳曰璇璣玉衡正天之器○曆之本在測驗莫先於儀表

書雲視日有規天儀像皆我世祖大王妙運聖智親自指教而裁定者其機運制度長短尺寸鄭松金鎖金墩等序

若銘錄之本器副藏史閣以垂一代之盛制壬辰之亂私為灰燼越十年辛丑李恒福職領本局恐久而不傳偶得旧同

儀方跌及老工二人本以史閣所記廢復旧制以昭我聖祖法天順時之義以成我殿下繼志述事之勤○古詩云占候誰有

咒齊平必以德○楊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馬永卿所著懶真子曰邵康節所居有圭竇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玉儀之游銅運

轉○襄楷疏曰天不言以文象設教

朱子答俞壽翁曰此同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環一壁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未盡得元祐旧制也

張衡置渾象具內外規造績王蕃依其法而制之范曄稱之曰範圍兩儀天地无所遺其靈運情狀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崔子玉曰術數窮天地制作倂造化○黃帝題期蓋蓋是興顓帝御曆渾儀肇制舜德文明璿璣齊政有周賈盜厥

有土圭○杜牧註孫子云歲為善星不福元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

楊炯賦曰顓帝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命仲叔宅東而宅西其後宋有子常鄭有裨實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有推

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

春秋文曜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璿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為此

璣衡

天文

七星載筆之官莫或之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焉李長初謂璇璣為渾儀鄭康成云其運轉者為璇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兵王蕃云渾天儀者義和之舊說謂之璇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唐志云詩所記候天星春秋書日食星變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符先所謂璇衡者豈不用三代抑法制遂亡不可復得耶不知為何究也自辟以儋衡齊政漢洛下閩始復初制迄于隋唐代有制作其最精密者張衡之天憲淳風之黃道令瓊之本游一行之銅渾

原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以節和氣輔相物宜不在辰次之固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教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元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缺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說以述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天象可運美而測如王仲任為雅川之徒區之於同異之辨何益人倫之此哉

以璿為球故渾而不己者有以視其變以玉為衡故渾而有度者有以定其位

蓋天宣夜之書名存而實亡渾天之儀事章而驗寡後有作者脉散岐分儀素委填昏明交錯故禪龜有焉知之請伊尼惑不兩之言推府者歲久而積差占象者天遠而維必候氣者休祥之靡効賦祿者輝監之不昭迭昭未工仰視奚審布於眾說殆若空言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重黎唐虞義和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長弘宋之子章魯之梓謹鄭之禮龜趙之尹臯魏石申夫齊國甘德皆守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摘微通洞密至秦熹書星官之書全而不毀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解○楊賜曰王者心有所准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五星以之推後陰陽以之變度

賁之家曰規乎天文以察時變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視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坤乾

乾坤 附天地

臨川王氏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程子曰乾坤設則先以見易須以意明之

橫渠曰天神也地物也物无陰神之理○復湖胡氏曰平四卦首乾次坤者蓋本天地之位著君臣上下之分以紀綱人極○朱子曰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箇道理○胡雲峯曰上繫首章由乾之始坤之終說歸乾坤易同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之易坤之同說出天地大生之德得乾坤易同之理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矣○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坤作而聖人之功盡矣○天地四象互為相乘而為六十四乾坤姤復在其中矣○朱子曰易云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是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圖戶謂之坤圖戶謂之乾○又曰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後朱取象乾便為天神便為地

易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朱子曰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亶○坤也事之未定者屬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成者屬陰成亶○所以為坤○建安丘氏曰雷動風散乾坤初又相易而為辰辰與也兩潤日烜乾坤中又相易而為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又相易而為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此六子致用主於乾而動歸於坤而藏此父母之功也故說卦以乾坤終之○天丹七政皆動令人只將天做破盤

朱子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盤相合貯水於內以水常○掉用則水在內不出稍住則水漏矣○滿夢旂曰愚按說卦之第三章先言乎天地之无為後言乎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第四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

朱子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付與人便有

地天

八

主宰之意故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不違是也分而言之則形體曰天主宰曰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坤以性情謂之乾。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愚謂天以自然為體不息為用即所謂道也。漢溪先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言盡之矣。

乾非乾也坤非坤也斯強名備陰陽之謂也故伏羲畫畫而已。地者氣之查滓。

一為乾日為乾安得夫一人日之物當一日之世乎然猶有姤之吳公為坤水為坤不願為八之人水之物當八水之世而然猶有復之吉。程伊川見邵康節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坤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悴一出於天而地且聽命焉方其煖然為春地亦為之為春也及其凄然為秋地亦為之為秋也隆山李氏曰坤道先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不應一以柔順為正。朱子曰二氣磨而乘便投許多查滓裡面先出處便結成固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環運。門人祇問地義朱子曰祇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地亦顯山川草木以示人所以示地。又曰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又曰向見三舍時孔子易義中有云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恐是字說。太極未判有物混成孰為天也孰為地也太極既判清濁以分於是兩儀立而天地位焉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人之所知於天者然也其所以變化者孰得以知之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發生人之所知於地者然也其所以融結者孰得以知之今也以言其道則曰不已以言其情則曰正大以言其德則曰生以言其心則曰復所謂大哉者以其先不包也所謂至哉者以其先不盡也謂之資始則物所由以生也謂之資成則物所由以成也天固行健矣地合之以先疆天固成蒙矣地配之以成形陰陽之闔闢不外乎剝柔而復載之切用不外乎簡易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朱子曰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骸乾坤天地之性情。

坤乾

問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朱子曰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起天



天時附擇吉拘忌

天時

荀悅曰日時羣忌此天時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殺生者不劫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者不焦北方水也臨者不沈故甲子昧爽廢咸周與咸陽之地秦亡漢隆或向五三之位固德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衣布者寓焉不符其爵獄行若居有罪者縮之貞良入焉不侵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時可廢歟曰否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實順禮也休徵之符自然應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順其心也為先其保微福於外斯誠難矣○王述曰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言皆所不敬

吉擇

古者國家特有事于戎祀必先擇時日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金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比庶之家構一衡守籬一奉燕必審方位必待擇日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害也凶人吉其凶也一於人之所為而已
記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游氏曰此謂順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是而已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內者行柔此謂自然而至順者也

拘忌

天也人心物性情

天地萬物性情

進齋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恒之理也萃之所謂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故於本義於所感則極言感通之理於所恒則極言恒久之道於所聚則亦曰極言其理而登之隆山李氏曰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彖如咸恒萃大壯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曰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乎○中溪張氏曰復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聖人有以見其情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用花信子時到底利貞時方見他底性情

胡雲峯曰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利貞萬物之入機其入也生意欲藏於內故乾之性情於此而可見矣乾性情只是一健字

觀物

唐荆川集中有魚徑牛徑木徑之屬人或以雁雜書之寧才鹿門猶曰易不云乎現乎鳥獸之文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之間跛行者喙息者蠕動者以至一草一木一瓦一礫未嘗不本之於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彼荆門鹿門一文章也猶且知易之理○夫人於天地間目得之以為之色耳得之以為之聲心神得之以為之味無不根於

身把巖之靈鳴候之虫相朝暮焉○康節曰夫所謂現物者非以目視之也非視之以目而視之以心也非視之以心而視之以理也○又曰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為其聖人之能反視也○又曰以物視物性也我視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

暗○皇極經世書曰窮飛濬動息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謂之現物
陳元己曰萬物者才之助子長之遊蓋有是道也夫○邵子以至大至中至正至變之道推天地萬物之理數以為現物篇作用固不本乎易而其大義則實在於不待馬齒之現也

夫物有彼我而理无彼我時有古今而道无古今故曰以一物現萬物一世現萬世推是而反之身心无不同者故曰以心現萬心一身現萬身

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夫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善現萬物之理者不于萬物于一身是以程子曰世之人雖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以現天地朱子曰理不是在外面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獨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銘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

愚也因孟子身程朱兩夫子之言而得現心現身之法○內視其心无其心外視其形无其形遠視其物无其物現物有術有物有則以言于迹則其淺也或同於繪事之丹青以言其理則其高也或有於異端之昏默惟其一二喪我軀園于乞犧之俯仰祖述于大舜之明察然後可以會歸于吾心之太極也

理數附箋 象數元會運世

數者由用而之體者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體天地之探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閔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妄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十九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相因而為十六皇王帝伯易詩書春秋道德功力相因而為十六比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

大演之數其美法之源乎是以美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

蔡西山曰天地窮於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起于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一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歲有三十月也陰數以三十二起者一月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天地之數至於八而遂窮故曰窮則變則生蓋生而不窮也○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

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於坐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本數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用則體數退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本數藏則變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化者生不窮之謂也

一起於南八終於北以少為息以多為消○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為本原於一而演之為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者何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為消息盈虛在人則為治亂興亡皆不能逃於數也○千之物為細物千之民為至愚一之物為巨物一之民為聖人○朱子曰天地之數窮於成人物之數窮於成人物之數窮於友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美法雖多不出於此矣○五者生數之極為演之母十者成數之極為演之子○母具而大演厥

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世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消用物於星之七十猶一歲之驚蟄也閉物於三百二十五猶歲之三冬也

○邵子徑世之蓋以偶而奇者也九峯內篇之數以奇而偶者也

○大哉數字冲漠无朕而體具焉至我數字動靜无根而用斯簡焉方圓賦形則數之體定矣奇偶相乘則數之用立矣是以數原於一以至於无窮即冲漠无朕而動靜焉方圓奇偶焉者數之无窮而終歸于一者乃方圓奇偶動靜焉動靜而冲漠无朕焉者也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夫數者錯綜變化无適不逆日月星辰之係乎天山川澤之列乎地飛潜動植之類分乎物賢愚善惡之等差乎人鬼神之出禮樂之明禍福之倚伏吉凶之順逆數之者也四時之迭運五氣之流通風雷雨露之動盪潤色乎萬物之形色霜雪冰雹之肅殺嚴凝乎萬物之形色物之所以去來死生數之化也然則凡天下萬物之所以位育流行者固不能逃乎此數之外矣

○皇建有其極則五品遜而太和合其故何也蓋數者所以序一十百千之等也凡物凡事循序則各安其安反是則俱失其所而至於壞亂矣故極建而大本立極明而大用著之以齊家而家无不齊以之治國而國无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无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是以聖人三教於乾坤三綱九法之序是已賢者循三綱九法之序而修此數者也不肖逆三綱九法之序而恃此數者也以至於異端曲學旁門百家之流皆當此數而各自為一道者也

陰陽何為不測也以變化之謂也一為一則變一不可窮

○大抵見數之生於無歸於無不知生於無者固自有之理歸於無者固自有之理故當之以為自和之具者老之流是已當之以為寂滅之教者佛之流是已驟見其精柏而強為高遠之說者莊家之流是已形名家當之以為申商之流陰陽家

當之以為京郭之流修養家當之以為伯陽之流此皆執一偏之見而不知數之有无穷息莫非實理之所為也而詆聖賢薄仁義唱狂悖以側僻固陋高者立論高遠以肆其空虛誕无之說隔人於背君相親之域早者立志卑陋以售其功謀詐術之計溺人於禽獸夷狄之歸其害反甚於洪水猛獸矣此則善用數者君子其幾○噫易之象更四聖閔二賢而大綱小節毫分縷析人皆可見而知而乾之數則禹其之後稷于載晦而不章九峯先生始演其數而傳其義焉惜乎享壽不遐尚有未盡備而未盡釋者則遺後學之恨為如何哉

夫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徑之井而形色俱泯合而知其異析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握之則歸於一散之則彌於宇宙而觀其象者拘室而不通當其數者杜撰而自私謂之別學有許多名目者豈盡合於理耶是以君子研幾於理季而不苟於象數體之為象盡之為數語上而不墮於虛无語下而不泥於形况中言而不倚傍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然後可以語於象數矣○噫賈克可以寓象枯枝可以起數何必義之易禹之疇然後謂之家數也哉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雷雨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耳鼻口形色氣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

叁萬八千九百八十八萬六千五百七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生長收藏意言象數仁義禮智性情形體聖賢才術道德切力教化勸率之數亦叁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至於一身而心胆脾胃膀胱肝胃脾胃耳鼻口血肉髓骨无不各其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之數也則天地萬物之有形氣者无能逃乎此數也○始以三三終以八八天地不外此○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之御氣大易以之立數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不過曰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而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消長之數不過曰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而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消長之數窮皇帝主伯易書詩春秋古今之數道德切力教化勸率因革之數則天地萬物人事之數該矣故理一而十變萬化而固於理之中咸宗於

一而極於十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消長人事之古今因革畢矣

○理為萬有之祖而不能雜數猶伸數為萬物之
○理者雜也理精而氣雜氣雜而物繁惟聖人能象之象而後數溥焉○理為萬有之祖而不能雜數猶伸數為萬物之
究不能雜理獨顯○人而不知理則天命之性亡矣人而不知數則有違天而自用者矣理之說往哲既盡之矣數之說聖人之
所罕言也通乎數者斯明乎理湯文之聖而夏臺夏里則非數而何三仁之仁而不免於死曰孔子之聖而不免於陳蔡非
數而何聖人先幾而猶且不得避焉則數之備末吾末如何

○天自臨以上地自歸以上運數也天自同人以下地自遯以下年數也運數在天年數則在地天自賁以上地自艮以上用數也天
自明夷以下地自否以下交數也天自震以上地自晉以上有數也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元數也

○邵子曰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達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蔡九峯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乾之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者奇二者偶也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

所以立故二而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易更四聖而象已著乾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
昧象數之原空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尚非允作也而虛合附會自止之數

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
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身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身

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身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
○蔡西山曰溟漠之間氤氳之先數之原也有似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岳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

迭運而不第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代
○文曰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
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動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張浚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三四六
八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偶合之為五總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雜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機皆

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
○余嘗閑居日把邵子皇極經世之書以圖而視天現地現歷世之否泰以方面而視動物現植物現運用之物而其於帝王治亂興

亡之數未嘗不三致意焉蓋否泰相承理數之常也唯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煌萬世之業宣於此而已耶昔漢揚子雲雷
哀平之世以三統曆擬孟喜易作太玄法言曰漢興二百十載而中夫則是知新室不能亡漢尚有後天之數光武再造又二

百餘年也邵子經世之書得於太玄者多以楚東祝氏之所解者輔善推美則西漢歷年之數除閏年餘分合為四百二十年
其以哀平之世為中天者可謂妙矣仍以此法考規歷代治亂興亡之迹則無不若符契之合焉粵我皇朝繼宋而興初葉之

時當後天一百二十世胡元之於其間為交閏之數而崇禎甲申天王之秋當後天一百二十八世而再逢八之災者也以大運運
元經會之經運經世則例泰以柱一既濟而視之則雖不敢明言顯說以漏天抵而運世年直卦身又之應亦可有推

而知之者矣考亭夫子於慶元己未未有詩曰漢祚中天耶身料明年太歲又泥灘仍自註曰建隆庚申即英祖即祚之年
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考記年十歲時先君既然而顧謂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十年矣歎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

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小塞臣子之責云蓋宋室南遷後己未之歲上距英祖即祚之庚申三周甲子而常竊發
歎其後甲子又一周而考亭夫子有此詩至今讀其詩者嗚咽不能向而宋室竟遂不振此天地氣數卦又不假之驗也今者

太歲在戊申即我太祖高皇帝即祚之年而甲子己丑周恰是三百年矣況其運世年之卦又適有身之相假者則安知甲
申天王之秋不為漢之哀平之世合於中天之語而尚有後天之數可以應先武中興之期不比於宋室之不振者耶吾儕之言理

不言數而有理而後有氣而後有數邵子嘗曰今之言數者以數入于術復以數入于理以此言之其不可謬之數而不得
信也明矣

信也明矣

皇明揭陽盛公若林游玉華子著象數章曰數起於天地之先者日月星辰是也象生於天地之後者山岳河海是也有日月星辰而其運行之晝夜則為數之紀綱有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象為諸象之根源也萬物之生化於穹壤之間者皆其象之所所有者也象之所有者因其晝夜之往來循環不已而數生焉然其數之先以象之後以成數莫逃於晝夜之綱紀焉此之謂自然也象有陰數有奇偶也奇偶之數合則生物散則死物之死生皆陰陽之數合散者也逆數者生也順數者死也死生之機順逆之理也○又曰一花一草各有其象各有其發生衰謝之候此則數也但於發生時而知為久速之期亦如之矣此象中之數也其非時未生而必得其時乃生則象外之數也象中之數生數也象外之數非一花一草之數也此之謂元氣也○又曰物之初生也數之至也既生而象具焉是數為象先也象既有矣而數復仍象而行焉是象又為數之先也故數之生象者先天也象之生數者後天也先天生物之原也後天有成物之始也大矣哉數乎萬化之宗萬有之本也象不得而身焉

蔡元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之數也一歲有三十日一月有三十日故歲每日之數三十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月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皆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知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胸眺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十一為分大衍之律乃以一百零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臆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朱子曰康節之律固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鎮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變化

化爰

皇極經世書曰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而化也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寒暑晝夜尤不礙及風雨露雷尤不化性情形體尤不感○余聞田鼠化鴛鴦鯉化龍雀化蛤化雀蛇化雉化蜃蝦蟆化蟹蟻蝮化河豚凡物未有生而不化者抑何理耶物固然矣人亦有之昔蜀帝化黿啓母化石伯鯨化熊封邵化虎齊女化蟬虞姬化草其則形化者也至於世道既衰不仁者化為豺狼不孝者化為鳥不獲恃義者化為狗鼠姑權者化為狐鼠勢者化為鷹犬利民者化為蟲賊此則心化者也形雖未化而其心已化則謂之人可乎又有甚者霄人柄國則以正為邪以邪為正忠賢化為莽卓論倭化為固石廉清化為詭譎貪墨化為醜夷使華夏化為戎狄生民化為魚肉此則化於口者也形化可怪而心化尤可怪也心化可畏而口化尤可畏也夫以最靈之人而其變也如此區區蟲豸之微尚何道哉

重卦圖畫之序也數由此起萬化由此出○乾坤氣化咸恒形化皆主乎物○方正學曰形禪而氣續者人身物之所同也○程子曰萬物之生負陰而包陽莫不有兩儀綱盤交感變化不窮形壹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

消息盈虛

雲峯胡氏曰消息盈虛皆為陽也而於易詳之復者陽之息也姤者陽之消也乾者陽之盈也坤者陽之虛也而乃時運之使並君子尚之身時偕行○理先消息氣有盈虛○又曰盈虛消息惟利每豐言之利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唯乾卦後唯謙每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持盈豐則自盈至於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此本義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易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漢上朱氏釋之曰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內之內來也是規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也○天下有必然之理而無必然之時之所移氣之所使也氣之所變理亦隨焉○易之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白雲郭氏釋之曰消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始○易之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每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西溪李氏曰極弊大壞之形常出於豐亨豫大之後此盈虛消息之理也雖天地如之入身鬼神安得以達也故聖人發於此意以為玩治者之戒○剝曰順而止之規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程子曰理有消長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春而夏秋而冬歲之消也元而有物之息也有完物之消也未有消而不息之理息而不消之物

朱子曰日有一日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死生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一箇盈虛消息之理而已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七十有六閉物於月之戌星之戌三百一十有五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

消息盈虛

五

元亨利貞 附生長收藏

元亨利貞

長收藏

五

節齋蔡氏曰謹按說卦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暘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蓋動則動崩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煊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言八卦造化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而元亨利貞之德可以見矣○東萊呂氏曰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濟濟哲文明○西溪李氏曰四德見性又見情○方較峯曰元亨利貞在乾為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所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變例以四德釋之○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理便在氣中便不相離○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近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豈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朱子曰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又曰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

又曰乾之四德元聲言之則入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亨底意思利則配之胷肱貞則元氣之所藏也以五雜配之尤明白肝屬木便是元心屬火便是亨肺屬金便是利腎屬水便是貞

又曰元亨利貞聲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稔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无窮又此之梅菜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乾之具四德猶天之有四時人之有四端他卦則否焉○又曰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本義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而眾善之會也利者生物之

遂物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其簡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而為眾事之幹矣○元亨利貞四德也而元亨利貞之理具於元其亨其利其貞乃元之為猶有十二官中莫不有黃鍾焉丘氏曰六十四卦爻辭曰元亨利貞者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如坤元亨利北馬之貞此隨之大亨貞臨无妄革之亨以正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獨乾謂之四德而繼之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大矣哉○又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於六虛之中始而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間之功用耳標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

邵伯温曰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吉凶悔吝變易不定入道之應也

胡復湖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然一陽復惟亨三陽泰惟曰元亨利貞四陽壯惟曰利貞五

陽者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身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乎○胡雲峯曰臨

无妄皆曰元亨利貞臨曰利貞中而應大亨以中天道也无妄曰利貞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又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

元而亨而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釋北馬之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平菴項氏

曰在事之初為元善之眾盛為嘉眾得其宜為義之所成立為事一理而四名也

皇極現物篇曰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現夏則知書之所存乎現秋則知詩之所存乎現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

易者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生長之謂也書之

書者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

詩者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莊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莊收之謂也

春秋之春秋者藏之謂也

貞居四德之後者即冬居四序之末也終而不始則生成之理息而造化之功絕矣故貞而復元冬而復春夜而又朝晦而又

朔亘萬古而能不窮程子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朱子所謂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皆謂

此也○朱子曰萬物到秋冬各自斂藏忽忽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三箇消三箇息只如入方其嘿時便

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陳北溪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

殺了便冬莊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主宰如就果木規之甜者萬古常甘苦者

萬古常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

一花一葉文縷常等待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然而

耳○朱子答楊元軫曰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強則利子實成熟則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

而為元循環盖无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義矣

胡雲峯曰屯臨无妄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妄惟隨則以无咎從之盖我隨人或為人所隨其事惟大亨非貞固

易有咎也○又曰乾坤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成而化之中故曰亨而不言无咎成亨不以正徒為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

非天理之常故皆以利貞戒之

四時

牧齋曰吾嘗讀小旻四月之詩其曰四月維夏秋自凄冬日烈而猶不及於春何哉哀我民斯夏則苦但暑之熏灼秋

則悲百卉之凋瘵冬則傷飄風之迅虐而猶不逢天氣和暢萬物發育之春特何時而樂耶自古治世之少而亂世之多者

現於此詩而可見矣噫天之運隨時變燮四時之景本无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景

倘使人君之政化盜然春生則維夏之暑秋之凄冬之烈而民之視之若融之與都是春也○記曰春者天之和夏者天之德

秋為天平冬為天藏

張魏公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之嚴寒乃生物之基也

彭亨波讀四月章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无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時者觸之則為惡景况今四月之大夫夏則徂暑之熏灼秋則悲百卉之凋瘵冬則傷飄風之迅暴是皆遇景生悲觸暑增感其心无一時得以自寬焉○胡傳曰春秋書正月无冰其察於四時四時之變詳矣

形氣 附浩然之氣

節齋蔡氏曰詳按易上篇首乾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和之道氣形之分雖有兩端究其所自剛一原耳使形化或息則氣化復作矣積土之草木聚水之虫魚皆自然之生者也

峽延太虛入不見其合散浮游終復其出也猶唐之北守升降无揚其運也猶崇之論乎天以之不墜地以之不陷日月山岳以之而元損闕枯槁者是有執把持而回斡歟而其命欲之根未嘗无敷播之機降而感遇凝聚為變則散殊而可象者或壅於清通或昏於危殆亦或坎此餒之爐錘一手賦或萬品以無制有其猶擬植而凡所鼓而奮而動之者在人為純則為浩延為沉深豪爽者何可以類乎而皆本之天得非容人力如世之所傳孟氏集義以直養史遷說規以捕長者誰有内外料駁之異而其所以培填变化者亦宜无人力之可容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

九

浩然之氣其天地之初乎天地之位其萬物之原乎萬物以之育惟其合是氣以為體是以發是氣以為用是氣也无畔岸无罅漏无厚薄清濁夷夏之別名之曰浩延不亦可乎堯之仁舜之智以至夫子溫良恭儉讓皆由自強不息純亦不已而發見者也惟強故能不撓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无得以阻所以不息也惟純故能不雜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无得以間之所以不已也德由是榮功由是著顯虛世而垂先窮非所謂浩延者渾淪於其間何以至是哉古之聖人者心存而體察其諸行事无待於云孟軻氏問斯道日益發發其根牙激昂天下之士求其純而進其銳於是養氣之說出焉孟軻夫豈誇言者哉辯有徒事於此者其亦可怪也已

浩之出氣

東坡上列侍讀書曰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存而陰陽之今夫事之利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果皆知之而不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溢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深嚮而歸之○茅鹿門評曰氣之一字為一篇命門○方正子曰氣之在伸如鍋裡煮水既乾又未

朱子谷陳同甫曰孟子所謂浩延之氣者蓋欲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責育其能奪也是宜才能血氣之所為哉○程子曰私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私則先以居之四銘言之道張子厚能養浩延之氣者也○方正子曰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而明星辰得之而雷電得之而發祥靈雲雷火得之而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而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而為聲音毛質或塞而孔或安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是非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隘涸者是氣滯而不行無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者聖人也養氣至於此者賢者也養之以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剛忠臨下則仁居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懼施諸政事扶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虺棄迹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无所於用則為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乾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則著為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延之氣其謂是乎

天地間逼拶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脫不覺寒冷揭簾、舉動又曰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勝之患難而不休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剛其氣充也人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也然地無水而或梗之或堙之潤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无所資則不足以為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

畔勿使其渙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惟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無取於人也能自充而已充之道先他
能純乎理而已俯仰於天地而無愧實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身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世之所
子吾不身也世之所以為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為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吾何憚彼哉夫卿相之加萬鍾
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奉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而行吾道世之不奉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
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為爭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心勞于衆有命之膏則喜以為榮患難臨之則戚
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它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故其方寸之間聞叱咤之聲則
汗出而顏皮顛離不欲畏於人得乎○朱子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如目欲色耳之欲聲也

季通以善問中庸序形氣之說朱子曰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先舵能之行有時入於波浪有時於安流不可一定
惟有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浪先害故曰有物有則物乃於氣乃理也○又曰道人云養生可以現夜氣掃字記之自早至暮
長不令寸曉而視之已數寸矣

中和位育

朱子曰中庸註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學問

中和位育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又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又曰天
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川渴者有矣安得有位胎天夫所者有矣萬物安得
而育○又曰萬物本自有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

西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靜无所不致所以致中動无所不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
謂肅又哲謀聖而兩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章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
之物畢至矣

進峯饒氏曰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之主則能使天
地位萬物育父子夫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藏獲臣妾人各得其所以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地
位及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席時雖不見位育極切此道明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則位育
之極切也

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孝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季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為之標的
也○朱子曰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

東陽許氏曰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氣順則自此釋而益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
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而莫不皆理
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昔在中廟朝李彥迪獻十事疏曰對天育物之道其綱一其目九誠能從事於一綱而盡其道則所謂九目者特其末措
之具施為之方耳何患於難行哉何謂一綱曰致中和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心散於萬事通天地而一理

有過不及而敘事枚政兼取焉古者王公秉理陰陽宿亮天地必有以深造乎此其妙難知其粗則有司可得以陳者也苟能盡其洪範太元之說系諸易象每時損益定著月令為萬世法則庶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矣○吳昌裔曰天非昭之多也非養之謂也此在陛下之心百官之志朝廷之政事三民庶民之視聽而已天地生物各不足之理天理在人常有不盡之分蓋及身而減則天理存感物而動則天理滅是以舜勅天叙之典禹叙天錫之彝湯敘帝降之衷无日而不每天對也

又曰上天之載流行者曰命秩叙者曰理得於身者曰德授於人者曰工措諸事業者曰職用諸刑罰者曰討目雖有六為本則一也一則公二則私一則天理二則人欲一則陽明勝而君子用二則陰濁行而小人長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書曰善无常主懷于克中庸曰天下之大本達所以行之者一者何天是也天者何誠是也

天人一理彼此同間方寸統動誠偽立見童叟之愚且不可欺况於及尔出王之吳天乎

魏了翁曰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蓋无以加也而人之心無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而向以主天地以命萬物開闢陰陽範圍造化進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矣易於坎離玄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於日為戊己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為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交聖坎離則為封承上徑而接下徑則封之中也壇禮則二儀之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到中而字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着定矣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倬倬有餘裕哉夫天人一體也而人者又天地之心也其患迪則休徵應之猶心安而體以舒也其從逆也則咎徵應之猶心憤而體以痛也○夫天地之間何運而非吾神何有而非吾魄何動而非吾氣居年以望而角生蚌以晦而滅珠洛鍾以銅山應商弦以岳絲絕是庶彙且身造化應也何况於人燕容之白虹濟女之雲霜衛先王之蒼阜宋景公之災感是一念且身造化應也况人主之萬幾乎○夫天渾耳渾耳安測拜聞而精意身下土之屬膠附而響隨督帥庶女位賤尚泉權控飛羽乃白雪奏而神物

天人相與

降顯呼聞而齊臺頂專精萬意且上通於天固知天子人雖在虛曠幽閉重籠石室界障陰阻靡不能親焉而况天子者天所為界之聰明聖智之資而授之崇高富貴之寶貴者也其嫩匿順逆寧有因偏不通者乎○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在一室之內而亂應千里之外天災流行兵燹繁興非天之所為人君自取之也腹虫隨氣而生虹霓因政而見隨變而知思緣類而知警明主知辟之修也故英哲之主向難而為治出震而作功

朱子曰人主之行事每天地相為流通政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從而言之德修則凡應必修一氣和則凡氣文和固不文曰肅自致雨元身於陽又自致陽元身於雨但修而氣和矣澄源正本之地天理有未純歟去政造事之間天理有未健耶誠身謹獨之際天命有未勅耶苗事際物之所天工有未亮耶班朝秉著所以治天職者未工於軍伍府衛所以奉天討者未正邪

人感天

若稽傳傳於人事債敗則如曰天誘其衷如曰天奪之鉅似此者不一而是尤其親切者如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及尔遊燕於國柝與替則如曰壽命訖命曰降顯休降不祥必本於天此類不可勝記其尤宛轉者如楚為虞所勝而曰天其或者正訓甚也秋之適其其何日之有是何于卷在上之天而徵其感慶若目可見之為也使為是說者而私皆誕妄則真不足信可也如曰可知天人相與之理則庸可先惕乎今以千乘之國矣於滅亡而不曰天之禍福行乎其間則固不可也○夫天命不備至誠感神天人一理上下流通況人主惟天立極財成輔相資化育之責專在一身而一身之中心為主臣於聖心道體之微妙神化之先方不敢窺測其為一而試以樞機之動天地至誠之通金石言之似有異於古聖中和之氣无妄不息之體以致好惡或偏是非或舛已私未盡克法天理未盡流行乾道漸充否象已著亦猶天之札劉獨運品物不成○天之身一人一理先問理之所在於天之所存也六經中言天者大抵以理而言性曰天性命曰天命位曰天位爵曰天爵民曰天民工曰天工曰天叙曰天秩曰天倫曰天祿事○物之无不係於天故古之帝王法天而行道奉天而行事嚴恭寅畏懋敬不忘一言一動悉循乎天理則天文降監而百祥來集後世人主不明此義慢天而不省肯天而不顧所行所存皆悖乎天理則天乃厭惡而灾咎輒應其相身之際豈不明甚然天之於人主惟或失道未嘗遽絕之

先出災異以警言其所以仁愛者亦至矣昔楚莊王以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夫莊王偏伯之主而乃能如此况不為伯者乎噫怒予之天猶可為忘予之天不可為也

帝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徵去凶之應不易之理也善者陽之象也惡者陰之象也古今書牒所載陰陽五行之象皆庶徵之說誰似微妙終必符合是以古之聖王輔相天地扶陽抑陰修諸已崇德而修德發於政則先惠而後刑辨人才則兼賢而遠奸明化道則彰善而瘴惡要之使陽明勝而陰沍消吉祥集而災害除此豈非天永命轉禍為福之大本也惟陛下盡性盡倫敦尚聖學四紀于茲而陰之天災則陽不勝陰泰之人事則義不勝欲危亡之象不啻形現則臣恐聖上所以修諸已而發於政者大有所倒置而然也○張栻對孝宗問天曰不可以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便是便是上帝監現上帝臨汝問在帝心一念便是便是上帝震怒

先武以列昆言為長者胡致造物象之應或帝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也蓋難必也以為必可致則妖怪而近証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禱而去之解不裕然自足以為精神所致者蓋未知列昆偶然之對其言朴而又淡而味君子哉若人于穀季曰夙滅火序渡河此卓異之政所致非偶也以此對者誠以至重招鏡切奇積思蓋欲保全身在故耳愚獨惜其言誠長者而告君之義則未善夫天人之際感應不虛符鼓事作於下象動於上果若昆言凡薄能溷濁草癘瘕冬實夏潰草怪木妖皆可謂偶然乎

今為之計獨有銜自聖乘深以剛身改過之意解謝皇穹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副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為福此實朱子至誠格君之語也

萬物化生 附物之通塞

朱子曰造化之理如磨上面帶轉而不止萬物之生如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觀之本其往先窮求之末其來不止又曰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橐籥○又曰天確然於上地潰然於下元所為只是生物為事

萬物化生之通

又曰三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風然○又曰天地若果先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又曰論萬物之原則理同而氣異現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知寒煖飢飽好生惡死趨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義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又曰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此如一隙之光至猶猴形狀類人便取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到得表秋便在人身禽獸之間○又曰物受偏氣橫生倒生其間有知者只通一路焉孝獺祭犬守牛耕之類

楊雄曰日一南萬物死日一北萬物生斗一北萬物虛斗一南萬物盈○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董子曰天亦有所分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愛大者不得取小也○跛行喘息嚙動前飛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合牙戴角爪後趾之倫奮翼攫肆蠢動恍惚之徒

動物自首生命在首植物自根生命在根

法天 附事 天畏天 天道 人事 慢天

哲宗朝范祖禹曰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圓丘之時也天之依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無一日而不依聖人昔堯授舜、稷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與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位曰生聖人之大位曰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叙有禮故奉之以五禮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罰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人民不可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下而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之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而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不敢蔽罪爾朕躬弗敢自赦惟問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位合於天伊尹曰惟尹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則無心享天心又曰非天私

天畏天 天道 人事 慢天

我有高俎天佑于一位非高亦于下民惟民歸于一位天之所佑民之所歸也惟誠而已君詰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于德命歷年則有承有不承故不可不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甫出王昊天曰朝及甫遊諫言天常與人君出入遊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人同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戚民悅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

光宗朝彭龜年曰人主天也人主有一毫不得天相而臣不諫則為不能以天事其主此乃忠之大者臣不敢也○天道之變王道之權**真德秀**曰天難諶命非帝者伊尹所以刑太甲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君公所以戒成王也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皇誕其舍則其業昌某神居其地則其福應也○**陸宣公**曰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

仲舒曰天者郡物之祖也故編履包凶而无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徑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以立道亦博愛而無私布位施仁以厚之故誼三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罰也由是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紀也春秋之所惡惟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与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端也

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徑法天

萬曆中張懋修曰夫太虛无形秉造化權渾茫濶濶鴻洞是天道之所以立體也噓之以陽吸之以陰鼓之以雷霆烜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肅之以霜雪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生者殺之執翕者張之枯萬物各得其所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凡變日月霜雪雨露日流行于序毒之中而太虛之体漠然不見其迹斯天道之所以盡神也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極之晴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黨無偏王道蕩平無及無側王道正直是聖人之心法与太虛而回体也其情為喜怒其為好惡其事為生殺予奪其權為威福命討其具為禮樂法制爵祿鈇鉞是聖人之治法与日月風雲雨露霜雪并運者也或割而行之以柔或柔而行之以剛或先割而後柔或先柔而後割或之辨之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莫測其所以然者且是聖人之所以法天而盡神也○**楊龜山**曰張子卓西

天法

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皇極經世書之一二德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徑運列歲數与甲子下紀帝堯以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雅合治亂之迹以天時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徑世列世數与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與曆法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

夫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飛行而影會拜祭而響應時行而不留天運而先停運之則害臣之則凶故聖人與天并行而不逆與時俱進而不違是以自天依之吉先不利先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詩曰昊天不備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朱子曰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先所啟告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德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邵子曰**易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未濟既濟以人事也

人事

董仲舒漢之大儒其明於天人之際非後世俗士所可及而至論人君事天之道則不過曰事在疆勉而已如其疆勉一言足矣不然而徒為一時口耳之資則惟嘉謨嘉猷日陳於前尚何利益之有哉此其所謂疆勉者亦不可以空言為也必曰勉於修德而有修德之實勉於講學而有講學之實勉於愛民而有愛民之實然後方可謂之疆勉而天休澤至諸福可致矣

天可同于楚辭是已歷漢至唐柳子厚氏出死力以對与仲舒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於是察其體焉辭若醒焉並猶曰蒼蒼者天也而不知民彝物則之出於此而全体是天也於是乃曰天則理也理及人始知人事之無非天矣○**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舜在位五十年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其切化極矣而猶作勅天之歌君臣相戒其言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言敬天之道在於無時而不警無微而不省也文王享國歲久肅事上帝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故詩人贊之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而合于天道也○**程子曰**王者奉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即天命也討即天

天

舜在位五十年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其切化極矣而猶作勅天之歌君臣相戒其言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言敬天之道在於無時而不警無微而不省也文王享國歲久肅事上帝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故詩人贊之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而合于天道也○**程子曰**王者奉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即天命也討即天

討也盡天者王道也

化田節中王萬言于理宗曰陛下二而思之凡側生有觴于心而未敢安者皆心之所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
私治中願昂臣曰無貳無虞曰上帝臨汝也有四有翼曰鬼神在焉也匹夫匹婦勿謂可下曰此天民也一命一秩勿謂可忽曰此天秩也
初制立度恐其悖天探事成務恐其違天凡吾求措刑賞之施不敢自專曰天命有也天討有罪也是謂順天能順天則天
與吾心自無不正矣

萬曆中黃仕俊曰惟人君之執皇極以理萬民也猶天之執玄樞以化萬物也天有四時之官五行之吏以鼓暢其所為生育者數布
其所為收藏者尚行生之大化數布於覆情持載之間天又有於穆之精不已之命以默運其所以生育潛通其所為收藏者密
默之真元日融流於照臨震厲之表其大化有所寄也天之不自用也而其体至公而不傍其真元有常流也天之不自貳也而其神至
信而不易人君亦法天而已法天心之公以任人則一日二日之災上勅之而賴下以代之執與執革之故上高之而藉下以襄之必不至有叢勝委
置之廢法天心之信以用人則同心同德之誠有以取之匪躬匪懈之蓋有以鼓之而不至有釜赫萬禱制之患故蒙海歸一人之極宇宙成
平直之風

萬曆中趙秉忠曰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其責者付之人君有統理之權而實有所承受故所任其事
者法之是天用是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曰天職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所都之邑則曰天邑故與理致治之要必求端於天今天天
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茫輕清濶然莫可窺也而四時五行各效其官山岳河海共宣其職人沾浩蕩普濟之澤在家舍
洪廣大之休无欠缺以虧其化无阻滯以塞其功者蓋不貳之真醞醞於太虛不已之精潑流暢於皇極故實有是化工耳並
則人君法天之治寧可專於無為托以深密靜攝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職司為實政者人君憲天之心寧可專於外務豫以法
令把持哉必有不貳不已之真精為實心者
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惟之人事否先言匪入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泰之天運

法天事人

泰則政之天否則責之入聖人之意深矣○夫天亦物也而俗以能于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望之以為天之无豈不妄哉
方正學曰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為也舍易為而求難知則為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
則為失序克禘禹益相誠之辭詳矣傳道則執中用人則曰九丘治民則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用象授時之外更未嘗
有片言与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弃所宜為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
胡傳曰信公務農重穀則春夏冬皆書不雨者其勤也文公无志於民則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秋
月而書者其慢也

皇極經世書曰能以心代天意曰代天言手代天工○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王者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子也
又曰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入運遠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每天并行而不悞每時俱隨而不虛
春秋深叔歸贈王不稱天者以其不克若天也故人君所履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所奉者天命人君勤心作事之法於天道无私
好惡故人君之道亦先私好惡天道无私喜怒故人君亦先私喜怒豈有如此而能與功烈者也

人慢事天

天道以生物為心而於穆不已地道以成物為心而填塞不已王道以生成為心而純亦不已此三不已者分雜殊而理則一也天地之道
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王者之道貞夫大觀者也此三貞者亦一理而已是故天地恒久而能生成日月恒久而能照物聖人
恒久於道而能化成天下王者可不体天道而修德業物乎○日本天皇之外他无是畏海外之雷亦有可取
程氏傳易曰大人每天地合者合乎道也朱子繼之曰人每天地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措於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
道為体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朱子曰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也

涑水曰人主之勢天下无能敵者或有過罪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天子之于天變乃天怒若教人主使不畏
天變何等事不可為也○五峯曰人君不可不知軌道不知軌道是不知君道也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
夫義理者出於天而不可易民人者守乎天而在所愛二者傷則天心不豫只願聖明思春秋炳然之訓体大學若保之言以回

天敬

天心

程氏曰春秋書春王正月春時正月王正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主身天同而人道三天

敬天 勤民

孝宗朝汪應辰曰天人之理先窮而聖人未嘗以自足伊尹周公之言天曰不可信曰我不敢知以堯舜之盛而人安民為難

以修己安百姓為病夫在天者常有所不敢必在己者常有所不敢易非為是謙退抑畏聖已乃其理當也
高宗朝胡銓曰臣聞國家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天湯武聽於民其與也勃然桀紂聽於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紂之未亡也謂已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為真可恃愜然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及其亡也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勝夏則成湯以與諸侯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則武王以與夫湯武聽於民而反以與非民與之也修人事以應天是以與桀紂

聽於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於人是以興亡之端厥監在民而不在于天甚易曉也

竊謂儼若思而齋莊者敬也出於誠而不息者勤也主一於方寸而責效於上天者非此敬不可播之情思而獲收於萬民者

非此勤不可勝忘之吉似不預於彼蒼而休咎之吉則互為開闢純亦之切抑何與於斯民而休戚之應則捷於桴鼓

履霜之敬致天地位育之堅冰玉尺之勤鑄鼎庶真枕之尋丈敬者應天之關鍵也勤者恤民之肯綮也此則皇天九萬

之天可囿於一人之敬其能不億之民可陶於一念之勤○東漢章帝時魯恭詵曰民者天之所生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吾三孽序不消則不可謂敬之至也吾三痼痼不切則不可謂勤之至也敬之於前而怠之於後勤之於顯而忽之於微作輟易

規於明暗弛張殊道之內外則軋坤安得以位育生民豈可以寧謚乎

災異之作人皆謂出於天而臣獨謂由於人何也天遠而默故難知人近而譟故易見難知者莫適其應而易見者宜急其

救也今之大可畏者三天可畏敵可畏民可畏而三者之中民為甚焉知其近者之可畏則二畏之在遠者自可消也

臣何規俯察晝愁夜戚地裂山崩已為國測之度太白經天終歲不滅而橫犯於井東流星飛走夜鷺心而置出於困倉此

天勤民

可憂之大者孰知臣之憂杞而不憂顯更哉

殿下遇災無則避殿徹樂理寃在求直言消弭之方卑簡然而不為之少損民不為之少蕪又不知何故以致此也與有雷

革而不革言有可採而不採所以詳審者媿媿而已所以消弭者虛文而已如此而欲墜不墜而天不怒其可得乎

殿下當警惕之始召見群下君臣酬酢之間憂遑之意溢於言表若將有大振作其其講則乃璫屑數三事耳入侍

之臣出閣相顧吁歎而已過是而後謀猷政令依前顧故不復有修省恐懼氣像傳曰吾誰欺天予臣痛痛朝廷好無

實之私上以欺天下以欺民天怒民怨猶不知悔甘處於庸君暗主之間而不復以國家為念也如使虛文猶足以圓天眷得

民和則殿下已皆行之數矣何至于今而不效天怒民怨日甚一日也如其未也則宜有以改弦易轍誠虛文崇實效仰必合

乎天心俯而必信乎民情為祖宗綿福祚為子孫垂統緒光天大業昭昭後世亦死所不可其視今之委靡頹惰長安窮

者不亦相去遠哉

福善禍淫 附以德受福

救濟曰特韓退之哀獨孤申叔曰泉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民之好惡蒼茫無端而暫寓于間耶抑子厚哭張後餘謂激者

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無道有道德力相殺而敵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

天者亡有道先道皆天豈幣高耶順存而逆亡豈但報善耶孟子之論則通矣

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持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大德而謂

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身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至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

兩靈必澤培之其本傾者凡兩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

中庸曰大位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雲峯胡氏

之曰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頌者覆之是言不仁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戒矣

誼按詩旱麓章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何則瑟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蓋明其實究不為於藜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是知感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福人矣
朱子曰聖人凡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皆以理言蓋人每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先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如此豈謂天地鬼神一而下於人哉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宜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
謂天昭下臨不遺一物者謂天昧先知都先推攝者而柳子厚謂此二者之言而為之折夫退之言曰天地大果亦元氣大癘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切者自切禍者自禍也以柳子之說觀之則天之昭之抑昧耶因果自功而所以禍福之者誰耶夫天冲漠无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見其已應而謂之不遺一物見其已應而謂之都先管攝若退之言誠有所激不足多辨柳子厚之說亦未見大原也○有隱惡者人惟不覓鬼必強之行陰善者人惟不知天必福之

宣廟朝從臣曰程子云修養之可以引年學者之至於聖人國祚之能衍天永命却有此理蓋天則理也一身萬事皆合理則自然順吉逆之則反是所謂獲罪於天无所禱也古人不信理字多說天字如云自天祐之吉先不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
大庄者必得其壽皆分明言天人相與忠迪誕逆非如後世祈禱禱祠之類也

春秋之際卜人禍福唯在蒿甲俯仰之間而及乎後世則擇地而歸服禮而行者率罹于禍長惡不悛凶于而國者乃及顯赫何其爽于帝也
胡氏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知識之主所以察天理之或啓也夫天之於人安能數之然較其善惡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於要之人有正理文信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至善者必依為善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也若果爾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方正學曰天地於人蓋非大異於人也天每地得氣之極成者而成形故其為質且為時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而化其為物也而俗以能身奪符咎人者豈之有不從而怨此言以為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固蒼然大也以較出性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能制收虫性之命哉或有踐據陸畜之者偶然尔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收虫性之天人之而察之以犯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亦不勞乎且夫天之所具以為用者日月星辰風雲霜雪其事至巨且不能使其无差忒薄食之灾况能禍福乎故為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也而不為善者尤惑也堯舜之无子孔子顏回之无天盜跖之壽且樂皆適其耳天何與乎人願曉之辨之以為有定未定而必薰其報或又戚之此其不足恃其亦可笑也已

令節

先天滿卦氣之運也邵朱二子於端而巳至玉齋胡氏之說出而分卦配氣之法始備矣然嘗試考之其運行之序固不出此而安排之例率多乖謬清辨之胡氏之說曰二至四立德為八節每節兩卦如坤復為冬至先安明夷為立春同人為春分之類是也其于每氣各計三卦自顯也蓋為小寒至觀比利為大晴是也其失二与夫卦之數有六四氣數有三四以卒四配二四每二氣計二卦而餘十六卦若雜於區處矣然卦之行本自均一前未嘗促於氣而坤復未嘗利於顯也蓋也今直計兩於前計三於後則有區窄難容之憂於前則有虧缺不充之患其不顯亦明矣今以所餘十六卦每卦為三分每氣添配二分使一氣各得二卦三卦三則六四卦恰配二十四氣而先有餘不足之患矣胡氏膠守全卦而不知此其一失也天地之氣周流不息自其浸化者而言則固先處為冬至處為立春之分之理今既脩定前卦之名目則當復截其陰陽使不相亂坤復之際固冬至之所起也冬至一陽雖根於坤而其成形而可見者皆節自後始其坤卦在冬至未起之前當為大晴之末立春亦然則坤不得為冬至先安不得為立春同人不得為春分决矣胡氏只知冬至起於坤復之際而不知其間還有界分容侵過而逆引者如此其失二也今更定其例曰三春起於明夷歷貫至既濟三分之二交雨水又歷家人豐至離三分之一而驚蟄受之歷羊至同人三畫交春分又歷臨損至節三分之二而清明受之歷中孚啟妹至賤三分之一交穀雨又歷兌至履三畫交夏至夏起於泰歷大畜至需三分之二而交小滿又歷小畜大壯至大有三分之二而芒種受之歷夫至乾

而盡交夏至又歷大過至鼎三之一而小暑受之歷恒至井三之一一交大暑又歷盡至升之盡焉立秋起於訟歷困至未濟三分之二交處暑又歷解換至坎三之一而白露受之歷蒙至師之盡交秋分又歷臨咸至旅三分之而寒露受之歷小過漸至坤三之一交霜降又歷艮至謙之盡焉立冬起於否歷萃至晉三之一交小雪又歷豫觀至此三之一而大雪受之歷剝至坤之盡交冬至又歷復頤至屯三之一而小寒受之歷益震至噬嗑三之一交大寒又歷隨至先安之盡焉之冬之日菊春相先生之春之日木蘭射于先生之夏之日蜚廉先生夏至之日承首菜萸先生立秋之日白芷防風先生

祥瑞

洪遵曰春秋之作以示萬世規戒上三日食雨雹隕星震電下之多靡有域域生有蜚之類織悉必載獨祥瑞之事闕並不聞豈二百四十年間皆无可書之實耶但聖人受教以為先益故也秦漢以來世主往往憑藉以文太平故此說浸賊至若黃龍見于劉聰蒼獬白鹿見于石虎鳳凰雛虞見于王建之世是垂時俗竊何端之有蓋初於其下尊腴之口耳

明太祖時有瑞麥羣臣質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化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必物為瑞漢武獲一角獸九莖芝而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至山崩地震而漢德衰嘉祥先微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宋仁宗却芝瑞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

漢安帝時豫章生芝草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程子曰聖人不貴祥瑞者因災異而修德則死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又曰人有喜事氣見面目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唐代宗時澤州刺史李勣上慶雲函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顯忠進賢為良瑞如慶雲雲芝瑞禽奇獸祥草異

祥瑞

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无得獻上○柳州曰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二氣效順百神湊祥歐陽公五代史王建論曰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下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余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駒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祥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豈考王氏之所以與亡成敗者可以知之夫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唐之則視唐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

五代多祥瑞何也程子曰亦有此比如盛冬發出一花相似出出不以時則異也如構是太平和氣所生也後世有以構駕車豈非在哉

胡致堂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死時先之係時好身不好耳以為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構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盛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擇其尤者少取而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偽造乎花草可以染植增其態羽毛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脈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无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至矣漢章帝時以構物仍集政元章和而何敞謂宋申表安曰夫瑞應依法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夫二人位冠羣臣乃為諂媚之習蒙發之行侈逸上心使忽忘儆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林之道乎

三代以上祥瑞在天下初不聞獻其瑞也風儀之說蓋曰論龍而及之屢豐之說因論武而及之陶唐曰峻德而不曰赤龍之祥虞舜曰玄德而不曰慶雲之瑞夏后玉帛萬區曰文命誕敷而不曰洛龜之祥玄鳥墮郊而曰狼御環不曰陽以是王也大禹流屋白魚入舟不曰武以是王也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固有獲構作歌者有得龜賦詩者有喜禽獸元者若使祥瑞真可憑則雖雉宜變也高宗何以興桑穀宜災也而太戊何以興二龍遊庭夏之瑞也夏何以徵甘露下降唐之瑞也唐何以亂君子又奚取於祥瑞耶嗚呼兩時若則慶雲可先出矣溝洫疏通則醴泉可先湧矣鷄豚咸若則鳳凰不必於郊獬豸不必於闕而龜龍可以先在我宮詔矣祥瑞奚為哉

災異 附警災 弭災 灾祥

明李鳳來疏曰帝聞在天有五行在人有五事行有休咎事有得失之感休咎之應如響應拜如影隨形斷不乖爽惟願君臣上下脩否之如何耳古人聖帝明王莫不兢兢若也然當時之水旱古今所無故一則曰濟水警予一則以六事自責是時君臣交相脩省以新治化率致六府孔修萬世永賴而兆民允殖哉所謂多難興邦殷夏隆聖者是也○庚冰曰天象豈吾所能測哉庸勤盡人事而已

明華湘疏曰夫陰陽之氣見於兩間苟不常而失節先不倣政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一令之敗其度天必垂象以示其警是故震雷兩水預在生祿幸入於斗鸛鶴來巢於魯六鷁退飛於宋四時之或五行之及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向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

頃年以來尋常有災人皆狃不知可懼只言白虹貫日之變極是陰慘故睿念驚惕倍加祇畏先乃回亂做治之機圖於今日耶因此機會合有脩治之舉而避威滅孽畏災之末也文也進德修政畏災之本也實也修其本每實以四天怒可也不當惶之先策若有過之子拱手閉戶以俟父母之怒自息○上下怡然殊無敢忘天威及轉移之意徒以次弟祈禱若干疏凌以為應天備數之地而氣數之說又發於朝端

皇天之於人若若父母之於子也父母怒其子於諸辭色則子惟先過必倍加齋潔承顏頓志必得父母之底豫乃安於况有過者尤當引咎不謝革心改行起敬孝必降父母愉悅之色可也不當但懷危懼拱手閉戶而已

昔漢臣判陶曰天灾有不痛於肌膚震能不能損於聖體故歲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念者上天震怒極矣下民生理竭矣而我后視之恬然先所獻為者乃近於列陶之說乎○春秋書火灾十四推類庶事各有應驗徽宗朝李綱曰夫灾異變故此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色也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視度於天地而修其在裁故能制係邦而先危亂之憂○天之所以警動我國家殆若提耳之言而上下因循過目前

李清臣曰天地之大比於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乎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禮曰孝子之事親如事天仁人之事天如事親此真切之論也

宇文粹曰麟介羽毛之孽虹霓先景形色變怪之祥華實非其時孽育之非其類則月令書之以為異洪範五行傳記之以為妖先儒董仲舒列凶之徒論之詳矣○齊有禁淫之灾晏子曰君先穢德又何禳焉君有穢德禳之何益理宋朝年子才曰按漢建寧以後幸有二年日食三四地震十大水五懼惶四星序九大兩雹三大雨水三大疫三地裂青蛇見御座上大瓦兩雷電南宮靈臺灾侍中寺雌鷄化為雄黑氣墮於殿庭中青蛇見於玉堂庭中自宵雨至九月自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苗異之類數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由則皆在行事之察今五十二年中所見苗異乃及過三楊賜以為皇天垂譴告之家蔡邕以為諸異皆亡國之祥也宜先所感召而然耶

胡銓曰今為春秋之既者曰正次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此漢儒傳會之論謂不此蓋聖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為萬代之則未嘗有明言天者蓋謂天道難測若深言之則遂以為茫昧莫究而忽於天若淺言之則天下後世遂溺於陰陽灾異而蔽於天聖人推變於天常身人事雜而書之至於變見禍敗或應於數十年之及甚則或不復踵而為國家將有失道之端天乃先出灾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改悔覆敗乃至為无其事事變不虛至若痛自惕懼剛身修行則灾禍滅塞可轉為福此春秋之大凡也此占天心之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又曰謹按春秋灾異變見常身人相行灾異見於上則禍敗立於下猶鉄炭之底仰見效可信者也凡春秋書僉者傷旱蝗之灾稼也此書僉凡九而哀公十數月之間比三書之甚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時十一年之間而師師伐某侵某戰于某此他公為特甚于戈至此而靡爛其民矣生靈塗炭而為血肉矣黃池之會夫狄之盟中京天下日趨於亡矣乃復暴虐田賦民怨禍稔歲大旱惶人有艱食之苦聖人於不一年而三書僉傷之也足知旱蝗之患實兵戈怨毒之餘所由作也

備曰人火曰天火曰灾所由作不同其為異則一也故春秋灾与火並書先所輕重豈不以人火由於天氣之冷耶

孔文仲曰或謂日食曆數也思請辨之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棄至二十二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不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而西京七十四食之統

密應政之盛衰而此曾先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周禮大札則王不朞天地有裁則素服而不朞安成劉氏曰節南山云昊天不備降此鞠凶正月言天之抗我天夫是標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兩先定言降喪疾感少昊言昊天疾感小舟言天之生我之底安在巧言昊天已威昊天毒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天之方難方輟方虐方將蕩言疾感上帝天降福德瞻仰言不思而降厲召是言疾感而降喪其所言天之意同致者其恃人情性有同於者亦

易曰震來虩虩致福也人主致福之道先大忌懼者故昔之賢君至心空無猜而賢臣且日矣四方水旱豈有謹告若是而不動履執之思者乃以區區避殿損膳必飾文工之文具欲以格天清稷禋猶以虛飯餽濟也

噫必其事應實矣而謂天之錙銖不爽則江都繁露之篇何以落後世溺災之議必以某災非某事而謂天之誦言難測則金陵不足畏之說何以貽後世誤國之奸要知天心仁愛人君稍有失道之敗則出災異謹告之先非許全安而示右與君

之承天亦惟是區區而忌聞異而懼如所云修德修政修祿者或設誠而致行而何父庸臣于變與合符應之哉

劉更生曰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度辰亥夜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帝星不見夜中星宿如雨一火災由長狄入三國五石崩陸六鷗退飛多糜有穢蜚鷄鶴未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雷雷電失序相乘水旱饑饉各蟲蟻蟻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起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命之不得保其社稷不可勝數也困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質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君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凌夷不能復與由此觀之能有災異眾而國不危者乎○胡傳曰克謹天戒則有其象而元其應陳大猷曰天地之間有必此之理有或此之數固末元寒歲奉亡无燠年淫之序也竟有九年之水陽有七年之旱數之度也理者聖賢之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不能死水旱之變而卒能濟水旱之災蓋或此之數也終不能勝必此之理聖賢所以能

回天地之道化也

嗚呼木腐而虫生之腸傷而入死焉變異之作必有其由消弭之策不期若救其焚拯其溺之汲也

大臣對御多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為天數者昔孔子告哀公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使孔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則其將付天乎孟子曰殺人以刃身以刃有以異乎又曰王无罪歲使孟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則其將付天乎

常謂災異之作未必使亡人國惟遇災而无忌懼之心則國亡無修省之察則國亡若廢宗之桑穀因宣之雲漢因此警懼增修德政不惟得免於危亡而遂致中興之盛焉世之人主遇災異者多矣而患不能如二君之真知警懼實心修省故災異之作不但見再見而至於累見焉如是而猶不知變則禍亂遂至而國以亡矣

臣惟未嘗涉五行之傳習災異之說而若乃天人之所以相感應美惡之所以相通休咎祥之所以必從其類則粗聞古聖賢諸言而決知其不可誣也以此而視之於今日則禍亂之原惟伏於冥冥而敗亡之形已著昭昭此非必待智者後知之確媚孺愚賊亦皆知之而憂之矣且聖上惕然警懼震于淵衷親降不痛之教而求助於臣鄰也○胡傳曰春秋書隕記災也聖人以為國事

故書之而王安石以為不必論奏災祥獨何哉

臣未曉聖朝所以獲謹於仁愛之天何故而至於此也此古人所謂成形之禍且累寢寐不求之災月以迫切者也天之示警汲汲如有不及玄象昭垂不寒毫髮前夜謹告不啻耳提面命未知何禍亂已伏於具之中而人自不覺者也唯天高在上不以言語誨我告人也臣且不習預異家數平居未嘗引物指情拈占事以驗偶合之妙今豈敢知上天之災為下土某事也唯見人家父母頃刻惟因他事為子若掃恐惟修省則或寬其怒若一向安肆隨事觸瀆始雖慈甲終移於已而逾益甚焉又如凡人傷在臟腑病形於顏故天文示警雖尺童亦皆知人事之失也此之於物人事形也天灾彰也察之於形昭明而易見徵之於影實速而難知也恒人之情不戒於昭明而常懼於宵陸者何良由人事在日用之間故習狃為常月恬不知惟天灾或有時而現故聞見所罕警動而知臣惟不敏不詳其形粗見其影矣○遇灾而懼則灾可弭也求言而用則言可致也

災咎異災 祥災

懼而先誠是欺天也求而不用是欺人也欺天欺人而得灾防患臣未之聞也

古人有言曰在天以實不以文古今遇灾者孰不曰恐懼修省而能免而實者千載罕覩夫所謂恐懼修省者非閉門扇戶拱手默坐而已必有改過遷善之實見諸政令非措之間然後可以應天以實矣

夫灾異之作天意深遠固難窺測亦不過仁愛人君而已歷觀古昔明王謹禱可以有為而或不修則天必示譴而警動之至於暴棄之君每天相忌則及惡灾異是故先灾之天下之至灾也今以殿下之明聖居可為之位可為之時而紀綱如是生民如是則皇天之付畀者未塞其責矣設使今日景星日現慶雲日興殿下之危懼九无所自容矣宋灾置出日先虛度者乃皇天仁愛之至也殿下之兢惕修省其可少復乎楊萬里曰灾祥者天也灾灾為祥者人君之一念

昔宋臣歐陽修仍水灾上劄于仁宗曰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先之灾其灾既大則其灾亦深非小之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今此灾異亦必有人事之所在而其灾亦不可謂不大矣

臣謹按皇明故事弘治中有雨雹地震之灾孝宗皇帝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之機捷於存數甚可畏通者上天示戒朕心驚懼慮有愆違上于和氣凡百有官守言責每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愆去暇滌汚毋得自循怠荒一在政令之得失軍民之利病皆宜切指陳无所隱孝宗帝隆泰之日一遇灾異其忌懼省躬責勵羣下如此其至其臣倪岳之對彈劾當時疵政亦无所隱其何上天之不回怒而當時之不太乎耶

盖灾異之意實為深遠或有不終歲而驗者或有十數年之及而驗者其不可以往歲之灾至今日而先驗便可以偷一日之安也明矣今日則不然上自殿下至朝廷遇灾之數日則惶惶及有若变在斯須者然若過數日則以為休咎先徵恬恬恍恍少先

息惻憂畏之實言浩施為之間未見勤恤惕勵之迹是以凡內外臣民聞殿下警省求言之教者皆以為文也非誠也竊聞天之降灾示警所以仁愛人君因天警而修厥德至於轉灾為祥則是灾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臣不暇遠援前代試以驗於聖朝者言之殿下即祚以來水旱星虹之变歲見月生當其遇灾之時殿下痛自刻責必究修省之道一言一動唯

灾警異灾

恐或拂於天心聖德戒謹政令之修飾視諸先灾之自覺其頓別矣果能持此靡懈日新又新則治平之期指日可待安有再見之灾乎唯其灾過之後此心不能志慮漸弛施措多舛故天乃從出變異以示之使殿下警動振作思永甯猷其所

以前及戒告之勤執不翹若詩而面命臣高以為以今抗懼之國勢猶得以持延至今免於顛隳者實有賴於仁天之警告也於此之際殿下若不盡其政而以上帝之眷依則天特弃殿下而不復警告之天殿下其可忽焉不為之戒乎以今日應天之道言之則遇灾而懼側身修行者其實也不居正殿戒膳撤樂等事皆其文也言可底行而不能採用則求

文亦文而已何以動天地乎成湯六責之在於身嬰白茅之後因為有實以先之而其所以自責者又是深憂而內自訟之辭非所以禱於天亦非所以告於民聖人之務求而不務文有如此者降及後世因天灾求言已成故事不過為文具之一言而尚有所用之實則猶不妄為以察之直既求而棄之則虛文之甚耳

此殆不測之禍伏於真之中而人莫知之故天以大警動聖衷也竊想殿下穆然高居愀然深念有如渡河之中流遇風四顧茫然未有匪深其所以望助於人者蓋不翹大拜而疾号矣於此而默无一言則臣為忍人而義之所不敢出也

本原之地漭然清明先一点於邪之念得以憚憚於其間積久純實先所間斷則子思所謂戒慎省察之功極於天地位而萬物育董子所謂正心之效至於陰陽調而風雨時者庶幾可致而今日之变乃為天心仁愛玉成聖德之事

潤而雨露擊之以夙寤者天之責罰也雨露或偏則天失於賞凡寤不時則天失於罰人君體天道相而先毫髮爽也近日天示之警雖不可指為其事之在而以臣觀之未女不由於以刑之失中也○宋哲宗時朱光庭請修德正事以應天灾

柔毅之变太戊消之者以其修成湯之政也雉離之異武丁消之者以其有反邑之懼也夫一木拱於祭鼎怪有其於山崩海赤而太戊武丁能致商室之中與豈有他道哉所謂恐懼修省者非拱手端坐以待天怒之自解也誠以動之敬以行之施於政事深切著明以之回天怒而感人心此非殿下之所當為者乎○高麗先宗遇灾問禳灾之術司天監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帝讀貞

觀政要

廿五

雲漢之歎何歲歲有而今年之旱災之慘極者也天下雖同而我國尤甚人必曰慢而臣慢獨切蓋江河之固艱危先慎山岳之焦若鮮敏於物性也國之所恃者民而民之所天者食民而先食國而先民則國下誰與為君

宋理宗時趙景緯因災而奏曰損王食不若捐內帑却貢奉之為宋避正殿不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為宋肆大青亦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宋○高麗四百七十五年日食一百三十三日五星凌犯不可勝記

天之所以累威重譴而警告者極矣得非事有當亂故有君奸而危亡之狀近在朝夕天於殿下諄諄存顧先幾豫示啓聖心者乎人君克謹天戒則惟有其象而元其意若或天戒赫赫於上而人之應之者蒙然於下則禍患之未久矣

古之明王或遇災而修政正事於誠敬感徹神祇歷清未萌遂至於光丕業享永年者多矣如商之中宗周之宣王漢之孝景遇災脩省克己自新遂能度度為泰和化已表為中興豈非畏天敬德一念不息之效耶○漢鄭眾願以身當國蒼

膚今致災疫畜固非端而其所以在天理災之本則在於殿下之一念○合天有不應者乎若規於革一政之失矯一事之弊而不知本之所在則斯亦末矣○易之象曰雷震君子以忠懼修省張中漢曰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反身修德侯退舍是也

天人之際一理貫通上下无间不容極天有愛君之心而人有應天之實故積誠以動天修德以勝災則天雖難感於是而可感災雖難得於是而可得矣然人君以處中處之身而感高在上上天以應懼修省之力而回赫其震動之警非可以尋常朶措期月而得其效

漢臣梅福之言曰不見其形願察其數若言今日影則天文示變地道失寧水旱極備癘癘連年草木山川昆蟲鳥獸百怪競出式月斯興此是何象乎○明太祖曰災異乃上天示戒所係非重四方或有災異死論大小有司即時飛奏

帝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天地之間合生之類總之林若動若植若洪若纖皆天所覆而仁愛而況於吾民之負象而最靈為天地之心者乎天有是心而不能以自施必就夫最靈之中而尤眷其聖哲元良位協于神人者為之君付之司牧以行其仁愛之政既命之依

之而無經四方矣猶忌其或怠而難生於所忽也於是乎又有所謂災異警懼之加焉天之於君所以反覆丁寧者凡他既以仁愛之責委重於此自當有仁愛之報倦於此也誠使為公君者知天之所以仁愛我者如此其不徒然也則其文能知為君之難矣其必

災

能知天命之不易矣其必能知高在上而日監于下不容有毫髮之可欺矣能如此則其在平日必有以秉心歸躬克致克誠以昭受上帝者无不盡其頂矣其遇災譴必有以省愆修政克慎克宗以感格天意者蓋能盡其心矣

宋大水魯歸言宋君之意臧文仲曰成湯罪己其也勅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宋其與乎

明太祖洪武九年五星彗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居計云詔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君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星者士庶人之象也臣星者士庶人之象也臣星者士庶人之象也臣星者士庶人之象也

夫日者東陽之宗人君之象而虛北泰長之時履端之候乃為陰沴之所于區則其為陽氣之闕折獨德之虧闕微也昭昭良可懼也臣等惟不敢效漢儒五行之說而洪範答徵之義亦可以類推則帝心聖明所以體天者有未盡於陽剛之道而此也聖志不立而大本

放倒則陽剛之道乖矣朝綱不振而百度弛廢則陽剛之道失矣以至引接之稀凋凋之夕停皆足以長其憂安忘情之習使清明莊敬之氣象有時而間斷則帝非所以養陽剛之道也噫天之降災身祥只係於人主之一心此所以遊離出王之天而極威怒欲

以至成我殿下也○宋臣王若叟曰得災之速莫如修德

祥

漢臣鮑宣言其君曰陛下外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而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忌此極言其變異之宜孫亡徵之著見也今以

近歲之事言上焉而妖彗陰虹金星並見不翅虧明之災也下焉而崩海溢水波血赤不但震動之變也中焉而流倖妖札變起綱常不猶訛言驚恐而已則豈非大可懼哉噫漢帝因察鮑宣之言不能畏威自修竟至於天怒未亡而國亦隨之此宋後世之所

當監戒者也陛下於向者遇災之初非不惕然警懼引懼責躬而此心不往日復一日終未免為放倒忘情之政則及乎遊離及乎出王之天豈不赫然復加以威怒于臣惟不敢效漢儒災異之說而精殺之相盪理氣之相推亦有所彰著而不可掩則何敢以庸職為辭而不盡其言哉

伏以漢儒有言曰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在其感是知和氣之感乎氣之益係於人事先所備差而其所以轉移之機亦存乎人常人之情當其災異之初作莫不警動及于災異屢作不見朝夕之益則玩而不懼

殊不知災異之為或緩或速，則禍小緩則禍大，禍難既作亡徵已著，則惟欲修省消弭亦无及矣。豈不大可懼哉。嗚呼今日之災異，不翅屢作陰陽錯亂，氣像乖戾，持所謂不令不寧之變。魯史所謂大雨雷電之災，若至置發於旬室之間，臣僚震悼，惴惴固未知何守禍，禍伏於冥冥之中，天之怒言，正至於此也。某事失其本，事固難傳會而區區之忱，臣願效推本及求之義也。惟按易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程子繫之以傳曰：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答而改之。夫既曰：恐懼而修，則修者言既能，則懼而又必修者，豈後方可以盡畏天之失，羣下之所宜於聖明者，唯是加意於修正其身，思省其過，以盡畏天之求而已。仰惟聖德如日方升，聖心如水未波，雖未見形見之過，而此念人心活物危，動難安馳，驚流注每患外誘之易，障提撥，照管必待天之間，間不知不覺之間，或有一念之不誠，事之不敘，則是乃私意漸長之深，人怨放肆之端，以至障天日而熾災火者，莫不始於毫釐，忽人君苟能於燕閒之時，幽獨之中，以是而占檢身心，則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即及尔遊燕之天，已先知矣。其可不深懼，極省思所以答天心而弭天譴乎。

朱子曰：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為祥。

詩云：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朝，及尔陞燕。言天之聰明无所不及，故人君對越之道不可暫有所忘也。惟在天心悅豫，休祥畢至，自尚可以不勉，苟或上天疾威，災沓存臻，而狃於安逸，不自兢惕，則漢儒所謂尚不知戒而惕敗乃至者，不可不懼矣。與在災異之初，作肆惟我，殿下良天之威不惶，寧處深自剋責，廣詢臣鄰，臣於草茅中有以見聖上遇災兢惕，至誠惻怛之盛意，與里中父老相語，具天之所以玉成我，殿下而所以恐懼修省，轉災為祥之象，實自今日始矣。繼之以可駭可駭之變，愈往愈甚，歷數月之久，是天怒之至，豈極也。无乃殿下所對越于上有所懈，而此於殿下於過災之初，固不容有一毫怠忽之念矣。而一旦累月閱歲，凡雷狀甚，異有未能心目之帝，在此猶燕閒之中，有未免操存之或間，則天心之未格而災異之未弭者，无乃職由於此歟。凡念常情初見，則警懼習久，則恬然而既過之及忘之矣。臣固不敢以凡人之常情，妄有所窺測於聖心，而然念難持者，心也。易懶者，氣也。苟不能恒加提撥，无所於倒，則因循積漸，自不覺其入於怠忽之域矣。○漢安時大旱，鄧太后親幸洛陽寺，理枉囚，駕未還，官注雨大降。

災異答

民天既失邦本，將無未知國家有何失道之敗，而天示降災，害因或或，乃至於斯也。是宜君臣上下，焦焉恤焉，弗遑暇日，未嘗答天譴，活民命而當，矚東國自出訂謀之地，泄於後，坐无異平日，潤度殿下亦未嘗頻接，寧執詔發，明日自警其偷怠之習，責以獻替之益，備引見，既其稱，潤而前席之間，入告之獻，不過虛文末節而已。若何而消拜，災沓乎若稽先朝，凡有大災異，把執，列司於榻前，詢得失，殿下亦未嘗果而行之矣。近年以來，此事亦廢，而思殿下之畏天，戒察，通言有所獻於先朝而然也。太史公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教，其次修禮，○真西山曰：賢君自災而自警，故修德而獲祉，僻君忽災而自恭，故益後而後亡。孟子有言：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疚疾。此言人必有災患，然後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意豈獨恒人為然，古語有曰：多難興邦。嚴慶隆聖惟人君之進德，與乘宗有資於災患也。如太戊之存，柔武丁之於維，維釐乎衛公之徙，甚丘越王之獲，會稽皆是已。國家不幸，此歲以來，瘴疔之威，極於上，倫帝之變，作於下，其他妖孽，疢首靡所不有，不翅百倍於祥柔，唯維之災，而以至於飢饉，連仍，值運箱，枕道，傷殘，邦命，將厥，廢，乎莫保，朝夕則其危，屬憂，恤，先異乎，衛公越王之剗於，遂敗於兵也。肆惟殿下大驚，動於心思，所以慰民心而答皇天之譴，責，積景命而復祖宗之隆，儲軍民，通徭，盡命，酌減，天中外，流囚，益令，赦宥，矣。湛恩，霽澤，汪濊於域中，至於十行，倫音哀，痛，懇，迫，其所以，隱，民，籲，天，罪，已，未，助，者，一，字，一，辭，其可以，動，天地，鬼神，古所謂，教心，腹，腎，腸，者，殆，未，嘗，加，此，焉。意，此，宗，殿，下，進，德，與，表，之，契，乎，臣，不，勝，其，欣，聳，祈，祝，之，至，而，請，以，孟，子，之，言，申，復，焉。夫，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怠，慢，俱，修，者，常，在，於，憂，患，是，知，人，之，履，厄，窮，之，地，處，顛，覆，之，勢，者，更，歷，度，故，困，衡，拂，亂，乃，能，慨，然，自，奮，高，而，其，操，心，也，刻，勵，而，不，敢，肆，慮，患，也，精，深，而，不，敢，忽，怠，傲，安，逸，之，習，先，所，容，於，其，間，終，至於，此，必，慧，術，知，焉。意，殿下今日，所，履，憂，者，其，為，厄，窮，顛，覆，極，矣。其，所，因，衡，拂，亂，於，聖，上，之，心，者，深，矣。此，殿，下，所以，有，今日，之，求，欲，身，國，人，更，始，而，將，以，維，新，政，化，也。此，如，霜，隆，冬，殺，節，生，意，都，盡，之餘，而，陽，和，一，嘘，萬，壑，咸，振，吹，此，皆，有，時，養，之，望，矣。○楊東曰：天不言，以災異譴告。

五

宋神宗朝有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區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先幾矣。今之論災異者，皆曰：將先奈天數，何。此絕不遜也。朱子嘗以欽宗勤儉仁慈，出於天資，親出詔，為所論，皆是其即位時，日有重暈，相軋，是

太祖即位陳橋時瑞也其三四日後昏霧四塞是歐南仲邪說有以家蔽之若使欽宗專任李綱則豈不復太祖之業以付盪日之瑞乎此則人事之感天甚昭也臣每讀鮑宣災異之書未嘗不歎息流涕當悲忠臣慟迫於危亡之目汲於悟主存國宗見聽也

臣嘗見朱子以天變之作比之於父母之怒于此誠切至之論也假如父母怒其子當畏約祇懼不敢有一毫安逸之意然彼庶可

有底豫之望矣若其不坐而益從耳目之所好燕安於子舍之中則父母愈怒而子尤得罪矣臣嘗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哀而不絕者以其不遇於父而出妻孥子終身不養焉故也臣歷觀前史人君初值變異无不警動其若可以消弭矣及乎二日戒心漸弛而左右近習爭多諛辭以為寬譬之端則不能不喜於其害遂至於盡忘前日之心而亂亡隨之大道玄遠誠難窺測第必史視之治亂之形已定則災異不作災異之作必於將治將亂之際蓋天心仁愛人君欲使因災惕念側身修行以為治安之苗也善乎胡氏之言曰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先其危不克畏天災咎之未必矣噫天之仁愛我聖明至此而可謂甚矣殿下之所以重畏承奉者為不盡其道則天之所以仁愛者又安可常恃乎昔宋臣言於高宗曰通來聖容清癯高宗答云朕夜見焚感驟次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復遂復行軌道當復常膳也夫高宗固是昏庸之主其視古昔握火嘗胆之君豈可同日語而其所以遇災自警者猶如此又非後世人君之所易可及也

昔梁王以諶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跪而下殿以讓之及聞魏王西奔慚曰虜亦為天象耶

天者理氣而已理先顯微之間氣有流通之直人事有得失災祥各以類應是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以曉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告之政失於下謫見於上福善禍淫天道之常而莫非所以仁愛人君輯寧邦家上帝眷顧意亦至哉

真西山曰祥多而時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願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仁宗朝張方平曰古之君子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賢克辟則引天之命湯武之誅卒於則斥人之罪蓋天降災祥在臣而吉凶不係在人已則作孽何天之怒○方正學曰妖星異災猶此乎膏露佳木齋酒食乎

災咎異

祥

五

真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而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辱勵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先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先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作焉災祥雜異勉其為善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心為心乎

明世宗時御史馮息星奏上言張亨教根本之罪汪鋈腹心之謀方猷天门庭之謀請去三孽

夾際鄭氏曰當視漢儒之說以亂世先如春秋之深災異先如春秋之象者是不致其害也臣每謂春秋惟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凡春秋地震五漢和年中積王日而地震百于四動

凡春秋山傾者二漢文時一年之間齋楚間山二十九所同日犯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間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宗鸚鵡米巢之類則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豈但慟哭流涕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不為亂世何於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感氣而殫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測奈何以一巫之妖一氣之戾而一質之以為禍福之益其愚甚矣況古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為異矣內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曰君家有三怪兒入竈者宋先忘之妖蛇啣筆者老書佐之妖鳥燕閉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矣先凶兆先所慶矣王基之家卒以先患視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與喪親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事故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乎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耶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訂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固以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訂立為五行志始言妖不言祥此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惟災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此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為恒災故秦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此漢文帝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非臨刑之主也斬蛇夜焚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暨乎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虫文在漢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暨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

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訂應而宋有所不通者當常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彘禍魚孽妖祥不同茲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

朝鮮

熊化曰朝鮮國殷父師國所謂三恪之實是已母論洪範授聖為萬禩皇極祖師秀一歌則文人藝士所謂頌首而芻蕘從之者也世值昏德庶與匪建而樂浪王倫之墟文學縉紳之士猶有先民之遺風焉
班固曰玄荒樂浪本箕子所封教其民以禮樂田蚕織作為民教公桑民不相盜婦女貞信飲食以遵宣吏以杯咒食可貴哉仁賢之化東夷天性柔異於三方孔子欲居有以也

都邑 附遷都 中土

蓋之六四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揚誠濟曰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毫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何依之有○蓋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張仲溪曰夫遷國者不以利已惟欲益民此所以告公而見從觀乎盤庚三篇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古所謂行都惟周之洛邑皇明之燕京而或宅中黃治或鎮壓北虜皆出國家大計非率合術數而為也至于麗季誥信道說之遺識別建西南京四時移幸以求福利而反促危亡之禍至今為後世笑○李帝著說以為帝王宜都茅一樹德○民所聚曰都

邑所

前古帝王除荆棘定鼎者外守成之主未有先故而改此者盤庚之遷邑以有比河之患成王之洛都為朝貢直里之均衛文公之楚丘又在於為賊所滅之日率皆出於千萬不得已之計○朱子門人問中形勢周用以與後來秦又用與先生曰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申又為六國所擯至孝公得商鞅強大昭王得范雎益強可見雖得形勢猶是要人相助○方正學曰敬函謂先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後唐據之而長○仁廟朝術士李認信撥捨他家之餘論鼓動不根之邪言乃敢陳說極稱漢陽交河地氣衰旺至以秘記為證必欲繫國移都之○我世宗朝風水者請塞管城北路

下 所遷

城內造假山以補地脈修撰李賢老亦以風水之說請於都內川渠禁投穢物以清明堂之水校理魚孝瞻統曰夫運祚之脩短國家之禍福皆係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先預於地理是故古之賢臣進戒於君則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則曰惟天无親民罔常懷之于有仁一則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致其德乃早墜厥命斯乃不易之定論也三代之前既先地理之法而歷年之永致治之美增光同策後世莫及其所都之地豈能盡合於地理之說乎三代以後都長安者則西漢歷年二百一十四西魏後周隋高祖皆二十餘年唐家至於二百九十年都洛陽者則東漢歷年一百九十六西魏西晉四十五年隋煬帝僅十三年都建康者則東晉歷年百有五年宋齊梁陳或五十年或二三十年都汴京者則五季九短祚或十餘年或止四年趙宋至於百有六十七年由是論之所都之地也而其國祚脩短之不齊何若是故臣所謂固先預於地理者以此也○葉氏曰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蓋王畿立然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都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果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大於此乎○丘濬曰臣按朱熹紹錄翼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今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條黃河環繞在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從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一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二重案規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虞夏之時天下不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舜分冀為幽并營幽冀域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蓋皆天造地設藏之以待我太宗文皇帝和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為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也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黃治道里均適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元人雖都于此然其狀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共

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易曰高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立濬曰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之為君必有所以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內而環拱之如眾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為民極於下也所以為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兩止居之所止居必於地大人眾之處四方道里均適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為內朝何者為外朝之類野焉而徑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類所設之官自六卿至于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至于掌邦土凡若此者惟若以奉君實則為民而立之極也極者何也先儒所謂極猶北極之義標準之名中正而四方之所取正者也極立於此所以正而鄉遠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

道路 附闕驛

愚嘗讀大東之詩未嘗不喟然而歎曰周道一也而方其盛時則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疾焉時移事度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古者列樹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周單襄公過陳見道无列樹曰陳侯不有大器必亡柳州館驛使壁記曰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重関則重足錯轍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于甸水而後按行成列以執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又曰羊人夷人往復而投館者苟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堂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凌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饌饋饋咸出於豐裕德完采復必歸于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人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周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植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以達其道路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歲之使入掌其方之道治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秋官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周禮司関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関下士二人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也其征屢凡所達貨賄者

則以前傳出之凡四方之賓客敬関則為之告有外內之匪令則以前傳出內之○丘人營國徑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徑涂野涂以為都徑涂○西河天關其星為天関周禮司関掌國貨之節以聽関市五伯時諸侯大國皆有之楚有昭関魯有六関趙有井陘高陽関魏有漳関秦有榆中臨晉峽武二関之大小不同其藩塞阻隘捍禦邦域則一也然長世字祇者以道德為藩不以龍險為屏○東都賦曰畿函谷之可関不知王者之無外○說文曰道通也路也言人所通而露見也○宋李道詩曰工石儀刑久山河數里明從率知正路捷徑漫假橫○周道如砥直道如湯○置郵傳命旅舍寄寓皆三代為之之所謹也故昔周之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舍至不設館羈旅无所寓遂知陳之必亡○謹按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廬三十里有宿又後世十里一亭長五里一短亭皆所以優賓旅也國家置驛以傳使命置院以惠商旅公私之辨上下之分明矣然驛各有吏以供厥職若院則只給田以分人為主故惟有平泉沃壤之中院有舊址而无主人者往此自是况於深山澆薄處乎

郵傳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賈公彥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奸寇故使民徵令出入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無節則不得通立濬曰按旌以彰之節以驗之有旌節文書乃得通達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舍同帥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侯館有積鄭玄曰委積者廩人舍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廩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千夫有滄上有道萬夫有川上有路○委人掌欽野之賦欽新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備聚待賓客以備聚待羈旅註疏草木之有宗也○野庠氏掌達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立濬曰按周禮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兼不可行司單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庠氏之職不脩矣○行夫掌邦國傳處之小事微

惡而无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註行夫邦國使之小禮者也 ○立濬曰後之驛驛出此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駝有任罪則令環之凡門因先幾逆送及疆立濬曰環之為言圍也主賓客往來為之守衛有隨行之任罪則周圍保護非徒餽廩又有兵仗以衛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備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臺視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如公寢庫廩德修司空以時平易道絡巧人以時填館官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註諱脂轄隸人枚圍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勉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故無寧災患不畏盜寇而亦不患燥濕

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韓館有之曰敵官兵至閔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御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後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夫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朱子曰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許譚曰字書馬廛曰置步廛曰郵漢西域傳因驛置以聞顏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立濬曰置即漢時之驛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舖舍也驛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遞送文書 ○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漢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輶傳惠者乘一乘 ○立濬曰今制驛置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別郎漢所請高足中足下足

郵傳

平帝徵天下通知逸徑古記者在所為駕一封輶傳如淳曰律諸清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十水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平帝時選有德義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郵亭明之舖舍 ○漢舊儀曰重書使者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立濬曰此郎後日詔書一日行三百里之制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二寸半長五寸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 ○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頸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復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此唐宋驛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名

立濬曰竊惟明制凡天下水馬驛應運所應運使容飛報軍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道設馬駟駝車人夫必因地理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衝要處或設馬八十疋或三十疋其次或二十疋或十疋大率上馬一疋該報一百名中馬八十疋其益無入夫先儘驛所匠民如不及數取於隣郡民戶糧不及數者眾戶糶數庸之民於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多而民力亦或因之而罷弊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編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俗驛者定其等第編次為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發下天下驛應非此例也不許應付

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張南軒曰川涂之險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溼莫不拭目覩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立濬山曰利涉之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行也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處無不可止焉所以東遠人於無外廣王化於無窮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川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官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險固而止行者以其僞守之惟有節者達之

園圃

宋李薦洛陽名園記曰園圃之興廢洛陽感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豈徒然哉嗚呼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守慮末路是已

門戶

方正學作戶牖門三歲一曰戶內治天下易通或謬遠安求二曰闔戶闢戶取法乾坤由仁義行以昭于孫此戶歲也一日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二曰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此牖歲也一日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二曰禮義所出是為清門悻傲所出是為禍門貨財所出是為幸門仁賢所出是為德門是門歲也易之通曰出門交有切震為大塗又為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門身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昔舜慎徽五典、克從納于百揆、時叙賓于四門、穆、是其義也

楊子曰孔子者戶也又曰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慾出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草木 附南草

洪範曰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未備各以其叙庶草蕃茂陳曰庶徵之效獨言庶草蕃茂者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為易瘁者現庶草之蕃蕪如此則大者可知矣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乾曰五者未備庶草蕃茂時既易後民用微皆以賢俊之士對草木而為言者何於人與草木同是氣而泰則見否則隱是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也坤之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臨川吳氏曰呂南公謂朝廷既治庶類繁殖是也胡以湖曰河嵩洛書皆木數居東方伏羲画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自幹而枝也其画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而其三八其八木數大備而後立四卦大成一六之水二七之火四九之金五土之土莫不包羅其中此春所以貫四時仁所以包四端元所以統四德也

方曰學字曰人果靈於草木乎靈而所乎著紀日而視乎其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為唯三秀之筮連理之植論治記者取徵焉則草木未老不靈於人也謂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為能然而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草木之不如為蔽於私而溺於欲誠其性而迷其天誠有不若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采乃為之異卦同類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采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可靈於物乎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北氣化之衰感散被祥以示人也固宜

裕谷漫筆曰南靈草吸烟之法本出日本、人謂之淡而規言其草出自南洋諸國云我吐自二十年前始有之今則上自公卿下至農工商收無不服之其草不見於本草諸書未知性氣及主治但味辛似有小

毒人未造如服但燒烟吸之吸多則亦令暈倒久服者未必然世之不服者僅千之一身華人朱佐浙江人也言中
吐衄南草為烟酒或稱相茶百年前國中已有之今則步遍天下治赤鼻最有效余問此物燥熱必傷肺何能
治赤鼻曰能散滯氣故耳○又曰余謂南草之用於世殆將如中吐之茶自魏晉始著盛行於唐宋至於今日
遂為天下生民日用之道與水穀同用吐家至權貴收利今南草之用南數十年其感如此百年之後必將與
茶爭利矣○又曰古者南人重檳榔謂醉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蓋醜嗜而稱美
之耳今世嗜南草者亦言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其稱之絕類檳榔亦一可笑矣○
又曰古之攻南草者以出於蠻夷非本華所裁為口實此非通論也本草宋徽宗時所纂其經神農所嘗者
僅什之一其餘皆後出者而唐宋以來從蠻舶來者居多如破故紙是茶中要品而出自蠻舶破故紙之稱
絕無恙義政類淡而塊夫南草之能利益人吾所未知果能有之不當問其所以來也
吾夫子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蓋言其本者其發達之必易也夫地道之於樹植其根而生其萌則其發榮滋長不
疾而速苟無牛羊之牧斧斤之尋則其條暢蕃茂日加月增不數年間蓋然深秀而成林風霜厲變歲月既
避于幸者幹茂密黍天雖闕于歲而不仆是有本者如是也人之種德亦猶是焉操存以立其本涵養以達其文
積之深厚持之悠久則其英華之發見於而背餘慶流於子孫立言垂於不朽若其散而措諸政事亦
足以庇當世而裕後昆非若視陰玩惕因循目前者之所為也故詩人之咏衛文公曰樹之榛栗橋桐梓
於於設者以為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如此

江海 附潮汐

此物翕受則敷施水穀入口而无下泄焉則人為之脹川渠壅滯而无下決焉則澤為之溢獨百川注日夜注海而滙不
為加損何歟人體天而固顧方趾呼吸吐納一循于天唯此獨異耶蓋茫現於東海之潮大浸浩洋天載地摩如
大瓢貯水中浮一大葉飄者猶天華者猶地之水無水也自地而言東南西南北雖備萬千里而遠自水而言則四方因水
也高下均齊无有偏焉安有三過潮汐一時消息而獨東隅一而略无盈縮其詳謂隨月感裏以類從陰彼竭此盈
果有之矣惟於東海一而萬古滿平元無盈虛則必有說矣蓋者地不能滿東隅其不滿者即有以不足矣
氣有以不足故水有以故越而不隨氣而竭不竭則有竭則散當其散處水亦因而盡矣維能轉回
已散之氣轉成方漲之勢而附着許多越下之水以為之潮乎故東海之無潮氣竭而水隨以散矣○朱子
曰潮汐之說余哀公言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于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
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而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朱子曰蓋是乳了又曰有人見海過往旋渦汲水下去者
方正學現海記曰由其異者而現之則萬物可視為一身苟欲現海之形其茫洋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倖大弊吉
今以為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差不能述其際性罔不能及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柔足為孝者師
吾識現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有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富貴貧賤
榮辱秋補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為法則可以自卑
而下人以其德彼之兼容此愛不擇細大暴以又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加者能目之而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
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涇浸之勢可以任吾氣於其快改怒濤同圓變化之態可以覆吾文於其
生有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現海者亦多矣○勉齋曰程子大鈞龍之說極好○余道安曰月臨卯酉

則水漲乎東西月臨于午則潮平乎南北○朱子曰明州人說月加于午則潮長沈存中筆談亦然○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以從其類也○朱子曰海水无过只是氣蓄得在又曰海未溢莊周所謂沃焦是也○漢桓帝時河清襄楷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何者諸侯位自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河溢濁而反清陰欲為湯侯欲為帝也惟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并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為異也

萬曆中漕河告涸糧運艱至註曰江海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王者之旺必依山川夏將止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甲三川乃涸皆吐都也晉永嘉初江沃皆可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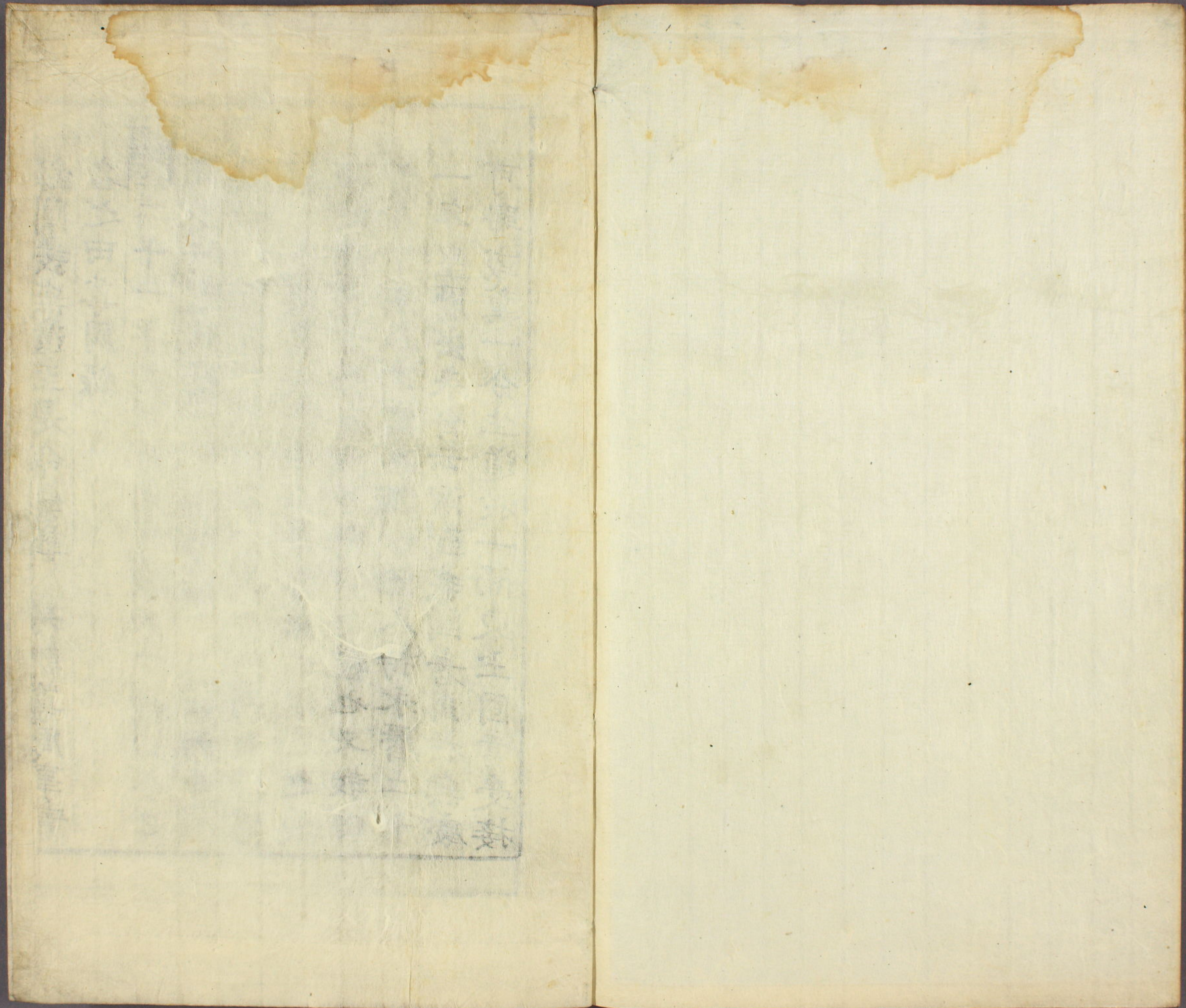
吾聞百川東流而東海无潮汐坎為北方而為水之所故然則四海之水皆自南而北韓愈卷鳴吉云南海有潮汐而東西則无之猶人之呼吸也余嘗謂久菴之論誠然以其言推之南海如咽喉固氣之出入也北海有尾閘不當有潮汐矣今以風之動靜水之潮汐推之世海之最下而无潮汐其理在信蓋氣沈則不潮風逆則波作故也○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則大於海者天地而乾坤浮水、浮空者右有其說則天地乃海中之一浮物然則海之大將不居天下矣噫海之為物果大矣山有時而崩地有時而坼海則不敢流不敢竭大旱不能為之縮大水不能為之增撤天地振山嶽歷千古持其大守其大而不小變蘆魚龍有鯨鯢而无容心焉然其所以為大者以其集眾潰而吞百川也水之滙者消者中細流雖折必東敢於海而赴焉海必納而容之自成其大其所以為海者也海與天地若是其班人於其間一粟渺、眼在老人一粟之中一物持此形氣此目窮東南而此之海而撰之賞其大歎其大此以一粟抗滄海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參者此乎仰淵、浩、於方寸中有所體認而不至於滲漏則現海非徒現也

山嶽

朱子曰水之浮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伏便是水泛如此不知因甚磨時裁了初間極軟後來方鞏得硬回想得潮水湧氣時必相似曰然○朱子在廬山絕頂上下之際有八顛九倒之語言其險也○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澤聯亘相附高相攀停然起率然止來而高去而背傾崖崖壑壑若奔若躡若闔若倚世所傳崇陽三十六峯皆可坐而數之○春秋說曰山之為言宣也舍澤布氣調五神也

山嶽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古詩曰身在此山中不識真面目退溪又曰自淺而造深從卑陟高皆有次第於山必下其脊脈於水必求其源委斯深極遊而老不倦歷險履艱而氣彌厲悅奧妙探幽闕而不墜至於玄虛好弄恠尚詭偉而不隣於荒誕至其登絕頂而極六合馭冷風而起鴻濛現濶巨海濯灑清湖而感慨不歇樂之无窮則其有得於腦次者豈特巍然其尊坎然其深而已其必有妙存焉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mostly obscured by water damage and fading.

